宋子大全

續 三

書

廿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五

書

與尹吉甫 丁酉

前後書長弟登聽否病無承晤之日泓穎何能盡入意也敢誦鞞聲益清之語以寓懷想之心耳弟所伴憂時出去雖紓山榛之思病懷不堪無聊諸君子相贈槖見仁人之心而渠便有不相知之憾未知如何紫雲文字再勘以納伏乞同賜郢正亟畀月川俾得及時從事如何總論贊揚處愼老曾有未盡之教故竄入數語而已矣無路呈稟只令人溯墜也燔工已

急治之處不必更煩往復只可因便示教也

答尹吉甫

諝叔露清天氣向肅伏未委靜中履用對時增佑否馳義日勤不翅如渴也累書承禘下墜誨諭一一拜領何感如之甲水連西涯次第無人爲此時涼踊何勝言說對時不料別時苦至此也然憂慮亦豈少也同春贈言宗仁者之心也此亦被索贈而田地都被兄占奪只脉脉分携可歎弟跡未知入啓與否而再昨復蒙遣醫異數隕越每韓每一遣然病無已時聖主容或原赦分義之論甚可畏耳林江草廬可謂

天餉之厚矣白江令人驚悼諸宰中蒙獎最深今病如許永負留薊之義矣李趙疏本蒙示甚謝今並還納紫雲誌草擲回幸甚所欲達一味遺忘総惟財照

荅尹吉甫

令胤遠訪手書並至慰濶之懷不容名謝弟才聞從母訃母之同氣更無餘矣摧慟罔涯所叨寵命無緣辭謝昨因趙批首悔請免庶蒙允許矣明兄入對其説不得聞矣但聞　天顏溫粹酬酢如響云眷嚮之意可想李兄所遺亦似非常二兄若起弟之跛躄亦當舉籃輿而西亦不悪耳七山可喜草廬之歡極令

人感羨涕零也別紙似看牖昏多矣首一条忌意以
為庶子似伸如何坡庄與沃事自別胡不現於晦翁
已事也所諭臨卭似甚穩穩倘若彼來只當依樣說
且牲事未宣額前受之似難且依陶山如何浦祠才
蒙草廬說來槩與來意相符惜乎空致紛紛也

答尹吉甫

前後惠書長弟承拜仰見謙虛盛德有非小人所窺
又知措辭致死大有本末所警於愚昧者甚多不勝
感佩也即惟寒序已至兄履益福弟只是舊病依然
不但在身者然也聞有大哥遣來之意得此勝友庶

有两望頁仲氏書並别紙報呈開覧封納後便教鐫
如何白江挽幅白還之其説畧在上甑書幸望留念
如何甑書有一二語幸請見如何近怕二友真隱也
可呵可呵総希照亮

答尹吉甫 丁酉

李友歸遠甚冗撓未克拜復先入後遆以冀傳達也
昨承惠書責以無答得無成喬沉否抑或遷遆終徹
未即惟歳改盛履增慶賁賀區區賤疾終歳彌留除
夕前日添得冷疝幾死者數矣見委挽席都俟人鬼
之分矣前後書晦諭甚感不鄙妄言之罪固自訟責

然以諸公怒罵之意觀之則所可惧者不在彼而在此也知我罪我自知其情之戚矣好笑好笑今因尼室書知㦤疑已迄校讐喜幸喜幸跋語不敢終辭僭搆草本如自尼衙轉奉幸望痛賜斤正如何或仍達于甑林並請修潤則尤幸尤幸語類還寄尼衙俾得輸還如何已懇于尼宰前矣

與尹吉甫李泰之 戊戌元月

永夕歡洽夜間僉履益佳弟小動輒覺增病從此只得與衾枕話心自憐而已適因債便敢此候安韻語改呈前紙還擲幸甚

答尹吉甫

戀溯中伏承惠翰恭審已歸南山大哥渠癤屬已蘇回慰且感戢不容名諭也今番行止固已料得高大相成耳目僭動小小唇舌曾是千百蚊蚋耳以愚所見只是無事中生事似為多事已賤疾一味沉綿别諭才下繼有天書之名眩呈短疏續上縣狀視兄所處似為尋常呵呵只是李兄士悟病卧經年垂在屬纊不勝傷惻慟切疏本蒙此投示感荷從量從當傳草耳明兄以誠陛拜皆請祔陛當不日矣而尚無聞矣

答尹吉甫 戊戌五月

解携以来思想如噎禘中伏承下狀謹悉近履平廸慰謝不容諭病中無聊比閱語類一兩板硬摠未解處甚多自歎神思衰落又掩卷輒忘只見徒老而無益諺云死不足傷而老可傷信非虛語也孫雲文字歸路稍改數處送之子靜處兄須討去詳訂以示也造次入石後恐有多少悔恨此則朋友均有責也晏叔書謹受弟聞此兄近失重因朝夕嘗遊去云矣

答尹吉甫

別後書登照否玆於使君行得拜十五日惠翰慰瀉

之懷不容名言弟未蒙遞職 聖教又甚丁寧明將再入文字俱以增疾固非虛言也看羊錄果於仲氏大兄書未察書跋之意令承叮囑早晚當撰拙以俟進退之命耳狀草依納甑山一狀遞職極令人歆艶

答尹吉甫

兄入弟出尚失拜晤甚以爲恨玆承墜翰如對深慰弟靜蟄山齋略有安意忽患暑痢長日呻吟苦事苦事如得少間準擬入叅翔殿而只是蹤跡不敢自同餘人恐不得踵門耳

答尹吉甫

再昨書謹以承悉春間二小諫歸言其能頃日二直稍来短其迂之時必擧接兄之事繼聞南来之說則大抵相同矣侏儒一節固觀全身一事蔽人又非所宜故首揆只以賑事請罷其職與前事目不相干至於就吏特出 上旨尤非兄之所未安者禁職弟當終辭今日頃欲陳乞出入輕重專在許判奈何奈何今日欲出近郊蓋曰弟事解職者十餘人而奪告者三人此何敢安以故哭班之外不得干與一向退縮矣無緣進拜極用悶鬱

答尹吉甫

老炎尚酷旅中眠食如何出伏城外又被大臣引劾
勢將相繼自列觸處顚躓歸思益切耳兄戢名汔未
㸃敍許將如何不敢深問而頗聞之矣尼倅將蒙議
處之命深以為喜

答尹吉甫

才拜一書來札先至欣幸何極眡聞左揆有言已上
自劾之章矣又聞其再上文字其頭勢似不但已勢
將再自劾猶不能觧則只有去耳秀夫承問甚感

答尹吉甫

兄去後旅懷尤悪伊後自何手札傳到感戢難諭弟

前月晦前為赴哭班強疾入城所患叫劇幾死者數矣尚今不能出門戶死案无恨只以未及歸為慮耳小册其後詳閱亦自秀夫處送數件矣然事緐料不出攷査矣弟以病甚日日乞遞必遂乃已自是不干事也所示癸甲兒子已知之早晩當覓上耳

答尹吉甫

匪料拜書慰喜無已弟自前月晦前病情斗劇不得出門亦不得開戶長委枕席切恐一朝溘然於此數日前冒上乞身之章物議駭怒恐恐　聖上克允庭請喜幸曷諭兄事病來尤成雀羅之門無由得聞也

答尹吉甫

昨書深荷今日早起掃石以待俄有少輩來說從者已動即見小報兄被召命必欲學東郡之吊則仍訪病漢亦有說矣未知如何弟復蒙勿入之命可以安意屏伏矣

答尹吉甫

昨覆當時深謝然已忘之矣玆復承札欣慰欣慰堂歸我東世濟其美未有若先生父子故恐此爲差勝耳孫雲篆額當議于春兄以稟也昨者李上舍和氏來見大以紫雲祝事爲不安不安則誠有之何至於

若將有大事者也弟意則只當以宗告謝於院長而請改之而已且李上舍為傳兄以弟意請還其祝辭云當時酬對之時弟果有此請否覸李上舍意尤以此為不安矣此來病思昏塞健忘尤甚悶苦悶苦弟如見院長則亦將引以為罪幸以此意諭之諸公俾安其心如何如何

答尹吉甫

日者留答敬拜即以春草二紙付二哥奠其轉上也已蒙登照否也卽日火山文象如何弟病日益苦半為死人未知尚及渡漢否也泰兄得蒙遞改此後歸

路坦坦似不許幽人獨貞耳

答尹吉甫

聘君回蘓喜幸曷極前日奉稟者此何敢出諸口耶不翅父母名矣只是起於起處將全於無人不聞此從奈何行止之義不難知而每蒙提誨極悚極悚伏川書謹當傳送耳

答尹吉甫　庚子

伏承禰中書謹悉履端起居增祐欣慰且感弟歸到松楸疾病難堪形骸可自量之句聊慕吟過耳昨蒙史官傳諭　聖旨極其皇感將無以収殺真是百尺

竿頭也無緣奉叙臨書悵然

荅尹吉甫

戀德方深㞑札忽至開慰十分無以為諭所托文字比以痢疾委肚於温突日夜呻痛無以筆研上無且當二場屋通衢日歷生熟向數十輩惟以冗撓為話許及來使至始乃理會亦於罷場伎巾迎送中匣匣誠不成皃樣幸痛如繩削更以垂示則謹當因矩畫方㢋不至全成疵纇矣児子初一日津送京口彼此人馬俱艱還歸似未易也已前相守不為不久而父子間不欲督迫乃舊懷了不愛甚也日後則切許使

進門下俾受大爐鞴冶陶矣

曾聞　聖候靡寧至不辨物即蒙別諭則以病中一欲相見為教事体異前勢將大陖請罪以謝逋慢矣然惶縮則有不勝者矣

答尹吉甫

暑炎日益馳情睢者忽拜鐫祎甚喜連棣之樂方爻也弟暑病不輕而仍以泄痢眼藥久不效不得已為喚歸兒子許可示諭草廬云云此固長㒳之意然其在消長之際毋使主勢少傾陷入其類之許則有不得不爾者矣豈可以鄉里顏情上誤　君父之聽哉

如弟已在閑地與草事体不同然其隱憂深慮或有終夜不寐之時此豈為一己之私計也第未知高意復以為如何可

答尹吉甫

戀仰之懷歲暮尤切大哥見訪仍致恵書此心欣寫不可喻况别紙縷縷無非忠厚悬惻之發尤不勝欽歎弟之以此誦於春凡久矣春凡或不以為不可或以物我有間誚之是不知平施之道在於稱物之後也今當以來紙頃與商量也和叔事鄙見只與前幅無異盖既無古據則莫若從周為善否弟比患寒疾

差劑無時以此佔畢於工夫全無次第浩歎奈何先銘時未訿筆然得為即為同工役之期前期亦及如何齋弥訖與大哥同

答尹吉甫

黃友來致兄諭仍審新春履用增福慰慰亡已弟仍抱舊病苦苦奈何亦是不慎所致雖欲追悔未晚也已前來兩紙奉納其中祭三代云者鄙意非謂子孫曾三世也家禮有成人無後者祭及兄弟之孫之文兄弟及其子其孫並為三代而此最為可據者故前日援以為訖矣且和叔之於所養似與韓公之於鄭

氏有異鄭氏雖有養育之恩嫂叔之名未改也今和
叔則生時既定母子之名而身後反從叔姪之義似
乎未安未知如何幸望更教也

答尹吉甫

老去情懷無日不相念忽蒙耑翰以問復以別紙諭
以時事雖非賤陋所敢聞者感荷之意則實不可勝
言春兄之赴召誠出於不得已而中外之責塋其不
細公喜私憂四字可謂約而盡矣石潭事事重禮盛
承見大哥周旋康幾無憾矣何幸何幸沃懷兩院亦
將津送矣弟殘喘僅僅亦有外食之憂豈彼以我將

爲攘臂下車者而爲此以擬之耶

荅尹吉甫

鶴東頃書鎮衙傳到甚晩苐奉勤諭慰幸已已卽曉復承五日恵書尤增欣瀉此間心事不須言諭只與兒孫長泣而時哭之眊得兒子手札則謂迫於母命已避鄰家時得無事云此心暫紓然前頭事何可幾也以此故遲行計然至情所激終欲必來者非直爲酬犢意也今承来諭宲是先獲目苐以憂慮之餘氣血大鑠自昨病意大動故亟自書齋携被還家閉門深卧只今萬念俱灰矣苐亦每與草兄相議討一山

寺以邀從御草兄比若多憂旋以弟家非撓因循至
此計不入手一至此耶所諭駭聽游談者指何事耶
今日紛紛不勝其多如欲一一經耳則甚覺多事耳
如何如何昔者所詢和叔說久未奉復悚悚此事幾
於相符而高明尚有所疑者以從孫被養於從祖則
雖在三歲之前猶不可捨本屬而為父子之服也此
則誠然此正與韓文公不可以叔而名其嫂為母也
禮以治名名以制麻而聖人於名言行三者致謹甚
嚴亦以此知和叔之不可還從本屬矣蓋和叔平時
既定其母子之名而無所悖者以本有母道也子道

也非從孫比也既以名之故又以言之而獨於行其
終事乃欲變其名言以為　國制不足據而反救於
半上落下之地則吾恐其反不如姑從國制之無甚
害理而猶為有據也未知如何幸吏商教也禫制適
觧表服註未能考未知在於何條然以下送新制者
見之則於古今俱無所當蓋禫之別於他服者其重
只在紅緣矣欲從古制則連上衣下裳而緣之以紅
欲從今制則衣身如紅長衫之樣裁用青色而以紅
緣之猶為愈於純用俗制也如何如何今此衣之裳
不續兩旁際而又有襞積則與古制上衣下裳之裳

有異衣如深衣之衣則與俗制紅長衫者不同矣盖
欲詳究古今為一近正之制用於一家幸商量見教
也冠子不来幸於後便付患如何如何

答尹吉甫

意外承書怳奉談晤慰謝何已弟雖蒙崔兄臨會患
霍甚重四五日尚未全蘇且以兒子兒孫之故遠慮
遥憂焬煎度日少無工夫可及冊子上目旱乾至此
廢恤徒深三水之說断然以為此漢所致又安知其
不然耶盖自凜凜也此間如聾日下事全不聞知但
見春兄書知其歸計已决矣晏兄云云未知為何等

語也

與尹吉甫

向日題鳳久益隕結彼時猝聞姑母疾革侵晨奔往幸而疾已仍往西原先墓轉至安城而歸則逸執已莫追矣固知一番近炙不無其數也即日秋陰靜肅起居趂衛子婦葬地始卜於草外矣乃翁不忍其遠四五往復其意益懇不得已許用其所卜於畿輔將以來初出坰而門外喪其時指送兒子於彼中俾受提教則以地官在文義故請與同之至文偶有所契亦將消日逐攔而極以擔夫為難矣弟尻倅無章兩

揆執事畢竟生出徐載適擧措日夕凜凜淵谷不足
喻也子婦入地後準擬進謝前違而荐此罹戾莫或
累人否以是次且耳

與尹吉甫

春序漸融此時起居對休無疆戀慕日加此中粗遣
得與大哥日看朱子書不謂親勝己資警益者今於
身見之旣以自慶而知荷亦深矣二哥一向蘓健否
宋上舍尚依門墻否並蒙寄書而遣行子婦練事傯
撓未及荅謝耳餘祝加重

荅尹吉甫

江居寥落甚無意思茲荷大哥見訪且拜岳帖欣慰不可言吾儕俱是老境前頭有難知者如二譜者不及此時勘定恐遂成無窮之恨早見常自耿耿矣今承示及宗符賤心喜悚喜悚茲有草兄書告曰鴻禘傳去仍且勉之也但此有趂約筆硯之役尚在數人以此欲來相守許於初五間了當而謝客矣此後當禀奉來約矣先銘跋面日商量也

與尹吉甫

雪裡只作袁安之卧然不無剡溪之興也未委盛領如何此間所事雖未了校役亦太差池幸不虛前諾

否謹此專稟昨見趙按書十二將來宿於此際冀從
人之臨會百此院事且吾無比曾以運材甚費多少
心力而竟歸虛套若於趙按處並辭請助倘可得力
矣以此尤欲隸御之毋遲也大谷文字草草副去以
其迫促故未及知稟然今尚未晩幸與大哥修潤如
何如何前告名臣言行錄等又蒙借惠耶

與尹吉甫

草書末端事甚好當初何故沮敗耶幸默加商量也
日訝典刑未知調況今如何瞻溯不可言昨得湖伯
書如此唯顧執事與市南執兩用中而已弟於此事

本無適莫且謂從違皆不大段冐士正書亦上猶備一說耶前後紙皆還之如何正倫方課小學第四而無册與人共一册彼中所藏見借如何武仲陛資亦可憂也

答尹吉甫

昨書謹悉遜聞海西良民以不順於奪田方被京獄之重究觀此事勢院址之得保幸矣况望其餘耶第如方伯之示而嘗試之無妨否此院所失曰樂生問之削戎勝於濞昌矣曾因尼衙有所報知其登徹否盖聞李學蒔將來見我戒曰向海西請以所欲問者

一一録示旦坡譜中顧咨時一款録送如何

答尹吉甫

慕用中泳拜惠札所諭謹已領悉矣復曰大哥閒兄所記於春書者或非弟意云極用驚悚謂之慎重則有之若以為有他則大不然也承許早晚臨顧喜企無任雲舉亦有約欲待其來下同至南塘畧閱其墨庄似非惡事也如得陪往則尤勝旦尼縣亦令侍者通此如何

與尹吉甫

湖伯欲取訓局所印栗谷小學翻刊于完而曩日公

州所刊本有老先生所論數說此則不可不並刊而此中無是本幸覓送如何如不能全借只拔其數板而送之亦可耳聞有謗鮮亦望畧假耳

答尹吉甫

蒙此委復披審動履安貞慰賀無已此漢頁犯既重人之爲言胡免爲只是一番年少輩不至全以爲罪故未免有相持之勢居此兩間一似風濤漾沙亦甚苦矣此事出場此友勤來之意早晚尚副而草兄豈欲作完人故不肯向此間耶湖伯別紙當依教也

答尹吉甫

希張報兄哭殤之慘不勝驚愕且為德門重有理外之變也日熱身病且有形迹之礙未得趍慰愧恨愧恨即見吝疏真魑魅之所羞比也如此滔天之禍靡禹誰抑耶痛歎痛歎

答尹吉甫

長城歷傳惠書忻瀉無已昨得龍山書盛稱尊兄完福令又如此信手運氣之相關也湖伯非久當遵院生一人當依其說進往院田當如何商量鄙意依朱子事陳下於朝亦無不可也

與尹吉甫

伏問比況如何瞻溯區區弟昨才還寓困劣無聊也
嘗誌跋起草已久而無人寫出尚未呈徹愧負愧負
數日內當倩筆以納也近報必有以陳達矣平生眼
不識人朋友尚以此見誚今益驗矣駭機相紬以發
麋庶之命固有所懸矣奈何奈何

與尹吉甫

昨於官便畧以小牘仰報院事或蒙登照耶院事其
体誠大而無人主管觸處生瘡可歎只是祀宇已架
椽非久當斷手若於未寒前會多士奉安則能事畢
矣須與邑宰議請児郎之頌如何南生爲肴子有璣

衡進去須並其水繳之法敎之如何欲與此間所有
相證去短取長耳二紙今又以忙迫未得仰禀稍俟
日後耳甑塌之疮極可念果如仲氏說决非死病則
還不勝其幸甚耳

荅尹吉甫

西歸後再下問札慰荷何極市兄恨不得相對一慟
也渠未能忘世眷眷遅遅竟以柩歸益可悲也入地
已有日其自順寧也否李顒渠已冥然復何深怜而
乃翁殊可愍然爾其次甑老亦何以排遣鄙家喪禍
汔未自已自不知獲罪於天者何事耳姪兒夫妻掩

歲無期尤切怜慟昨又聞甑抱之在鄙寓者染痛甚重兒子將其母彷徨中野云此亦憂厲之至者奈何奈何

答尹吉甫

曾拜神中書別紙誨諭極其諄悉㠯任銘感謹以告于方伯及訟官請其觧放而二官人皆不肯聽從盖有别樣痛悪之意矣昨又再申前言未知如何也盖當初因我妄作而拖長至此而已不管他宗事也弟雖閒湖寓染歇之奇而身疾徘劇方此苦吟悶不可言以此晏托不能副其便尚猶不勝未安教來外城

文字敬拜以受矣身入千古是非叢中甚非所宜而師門緒餘正不敢放過耳臨瀛祝文謹聞命矣祭服之制恐當以太學為準而外官儒官力有不贍只草草茅纏耶所欲稟者甚多而病苦未能且於氈座及大哥不能別修耳

與尹吉甫

從春會草作四日款今日方分手向湖上路過氈山不得與兄逢晤真有過泗水歎耳聞將自飛鴻臨屈弊寓何幸如之而只以坐致為恐也曾見小說圭菴從祖於乙巳賓廳謂李顧相從祖曰原吉之論吾不

取也此書見於何事有所考而忘記出處幸回便書示伏望

答尹吉甫

此家禍未已家兄長子婦眡又夭折是冲舉愛也冲家之禍不忍言姪婦緣此斷盡尤用悲慘眡者來書至自春兄其别紙所諭誠是誠是理到之言敢不勇從郎以書報華院俾停其未發送者未知能及於事否恨不早聞也大槩鄙意兼以形迹之難始甚不欲迫而後始應而所告只八九處矣再被敦勉而力弱不能自守自愧無已表本及二譜謹加奉校呈納其

先送臨瀛者正須急速然後可免後時之弊矣

比日風波極可寒心而　聖教之提起洪宇遠者於賤臣倍增隕越也

答尹吉甫

解携不勝悵然承此墜書殊荷眷私趨召未知誰先着鞭也　回鑾以前勢當低徊於此須奉從容深所望也序文猶未脫稿後當呈稟也

龍孫從此不翅三倍之價增矣然奈此衅孅之相望何

答尹吉甫

今日過客傳到惠札慰荷無任此遼路所損似爭十年來方此卧痛老姊時時有霍氣憂慮憂慮子章老凡迎作古人溪門從此益寥落矣痛傷倍切也槃衣見遺荷義至矣先王亦民不敢專而范忠宣猶有麥舟之事況在通財之道復何所疑今承諭意不勝赧怍也弟暑節例有病今年則咸甚勢待暑退敢動矣奉晤未易殊覺悵歎也示諭數件事誠可喜慰第對山而談此世事莫或被坡公之大白耶好笑

杆老有所聞耶譜刻已如何有便須促之恐其難久也今亂忙不別書

答尹吉甫

兩書並至慰荷無已諸紙並受市祠之慮果如來示所恃者受令耳此間事以病昏不得盡力詧去殊悶人意也兼且家有祀事念間不免散歸矣別紙幸望商量明教也年老氣衰之後益厭紛紛之起而此則不比餘事故敢此求正伏想有以諒之耳

與尹吉甫

風雪饕虐此時感履珍衛時烈前月初作山北行坐蕭寺一月今日來歸別 諭下來矣此不但嚴召促行兼使先具實封盡言無諱伏想尊兄所蒙亦如此

矣兄將奈何頤聞之中廣州事在山時得見春兄荅書以為老先生似不終絕於彼想申廣州有改悔之實云云此與前日相議不甚相遠矣如何如何

與尹吉甫

郵便傳上須書否其時忙甚不能一一可恨杆便去夜專来蓋為申跣也此以前意報去未知終如何歸宿耶且杆書有幼能拟送紙送去之語而無見或在兄書中耶弟將以明日向盖衙行祭後取便留山寺耳未有相見之期盛寒加重

弟荅杆書開見而荅彼亦無妨耳

與尹吉甫

時雨鮮凍伏惟静履起居超勝瞻仰日勤靔山閤中均安否此間石事以兩敗成方此憂歎耳昨得咸伯書欲得女冠取其制以教北士今北士之来者將歸矣幸以前日自我奉呈者鄭生所制付送此便如何若為僉尊契用而難於遠還則只送於此亦可来此北士得以取制而去矣使人急䓀子仁僉前不及別書耳

與尹吉甫

斤斧餘身又迫歲旨不免冒恥随衆而終不得仰副

聖意一味惶恐而已卽惟静攝起居冲裕瞻溯區區

此間姊病數日來畧安阿甥亦歸慰幸難容欲須觀數日差劇東入報恩行時祀仍坐離岳過夏耳今番事彼雖極口詬叱第無姜說其末减之患大矣然若使慶安而無死則未可知也後栗文字無人動着幸持令勇往直前當着無限是非而不顧極可尚矣其校從從初此漢任之而掃塵之喻真不虛矣其附錄持令又送來略以瞽見論其一二俾復呈納於執事幸卽還報俾速入刊如何

答尹吉甫

禰中丞拜夏至日惠書謹審多小示諭如合一席而傾瀉慰荷何已此日前坐在逌衢日與人打話而已此對境雖似快適既已則殊覺有悔且自料如此度日則終未有着書時節故為此深入計不直為近事也近事真所謂謗死而禍塞者雖高飛遠走烏得免耶先狀籤敎處謹依奉第一板亦改一處以俟財酌耳丞欲刋封事幸甚幸甚昔年甑兄臨示一本於淦泉其中鶻突二字似誤外須與釐正可矣子仁前書尚未之見然大意則隱約耳

答尹吉甫

累紙賜教不勝感佩此無事默坐忽蒙侍從來傳別
諭皇恐不敢安也小學重編蒙覓示殊為喜幸旨訣
再跋似當別撥曲折而今未暇當俟日後矣但重編
云云意不分明有若朱夫子改編丁未所輯者然依
蔡覺軒近思例改重為續則如何幸商教之鄙孫團
聚於此實當初定計也蓋黃湖窑通仁里且有晏叔
小庄又士正往來經紀可以聊賴矣自諜園剳削其
蒸嘗之奉以饒其外出之家業自料貧賤者非其本
分則不欲坐享天隕故為此逡巡然孫輩本業捨彼
則宜無他適勢當令往來收拾以為早晚還京契活

之資而此中則萬無經營之地矣只衆得請川倉穀而以懷鄉所收輸之於周邑則事簡而且便耳第着渠輩志向則視鄉居如囹圄終非久於此者亦將任其所好矣記昔兄戒諸侄之語以為與其居鄉而做鄉戰不如入京而為士夫黨論當時以為不然今驗其不我欺矣千萬何能十一耶總希默會

丁亥十二月

與俞武仲 棨

時烈啓德門不吊于天賢姪遠又夭折莫或以哀滅性耶倍切驚慘伏惟慈愛加隆悲痛沉慟何可勝任相去絶遠喜慼不以時相知玆豈通家之義也弟奉

親孤居隨分支過而負病之狀渾如宿昔耳昕者堂姪以事委晋憑有縷縷倘蒙登聽庶悉此間事矣兄之歸意曾回恭之得聞其甚銳渠因訖奉勸速歸云鄙意則不必然耳當初既不免出脚則上可以擔荷世道硬着脊梁縱其力量不及少試民社利澤尚可及人苟能公此心而為之何者不為伎者事窃觀明道晦菴之事豈淺之為丈夫之所知也今若非関義理而苟去則日前懐章未免為十口飢寒之計而亦恐半上落下也况政漸成事漸暇則亦可以讀書浸灌栽培徐出而擔荷世道大施於厚積之餘則豈不

益為士林之光也更願勉旃以為瞻仰也水原夫竟不起疾悵痛悵痛思吉之昏誠可嘉喜兄與明甫當終成約豈不益可喜耶此兄今日狼狽實朋友為謀之不忠良可自責也清川固知兄終始任之故每謂其行其止必宜施措來春亦豈遠前書已詳報矣患來二味珍感不容已租斛尤出望外盖門外吏纔已謝去薪水屢絶拮据之間老人不能安意所助可支數旬何感何感

與俞武仲　丁亥十一月

山雪江氷依然去歲梨湖路上而只恨非吾兄之為

見也卽惟政履起居如何瞻戀倍品弟萩水依違而
遭此歲悪計拙講堅縱是本分然緬思古人事育之
道殊可忸怩九月書前月晦間始得披拜慰釋之懷
帆接笑談金生云云弟雖愚陋獲忝遊從之後其日
已久豈敢相信不及然韓文公所謂惧足下之不我
知者則些少有之其然乎呵呵兄之歸計誠亦善事
然以道理言之旣已不免出脚則亦不必苟去以患
一方生灵亦是一事每讀朱先生臨漳千里餓殍流
血之說未嘗不流涕以爲仁人之心果如是惻怛也
如何如何然亦以簿餘旋取古書看過每以義理浸

讙肖中兩下做去則真是仕學相資此實下懷之切
切所望者也弟比以羅役之餘抱書入山早晚閑看
獨學雖陋不聞外間閑是非則是可樂也清川書及
霜香依受荅書幸傳擲如何千萬適於逆旅索筆作
書以為早晚傳達之地

荅俞武仲　丁亥二月

春寒猶緊時氣不佳千里懷人每切凄黯千萬非意
蒙此情翰披讀以還蘊慰十倍歲後書傳自吉甫謹
悉示意厥後三以書轉付完邸與其遞達想皆沉滯
可恨弟奉親窮居菽水粗遣時閱古書亦自有趣月

初聞君卿病漸亟往候之歸才數日家奴使喚者忽
然夭死共喫飢寒情顏親稔極用悲惻比與村兒來
在冷泉深僻處溪山清絕非復人世顧念身世只此
為開顏事冝禮書日望其成緒今承云云不勝歎咤
亦觀世道奈何奈何復有一事請不辭下車曾聞大
丘刊出皇極書始以為邵書今審其為東陽續錄而
所謂邵子本書不行於吾東矣聞時周令公家有一
本是玄爺 鈌 於燕肆者愛不曾示人云今續錄雖行
而本書隱晦則是有委無源豈不大可憾者而有書
畏人見者亦豈君子大公之心耶凡涓以此緩頰於

周令令忍愛捨此而合羅先順數邑之力亟圖入梓則猶可以少償士友之望矣縱不得謄梓寫出一本使諸友轉相謄着亦一事也惟兄力圖如何如何惠來海衣以備老人之饌珍感珍感玄丹終何不分耶預先以伊川丹奉獻也呵呵異神會

與俞武仲 己丑七月

愼齋函丈一日再來勉留則固將留數日聞政院以將去請留為啓則說去不去以干恩澤宗有要君之嫌故以一疏留上而歸孤負吾 君罪重心恧行道遑遑中心有違宗先獲之語也然此行若有一毫有

疑於　聖意則天必厭之弟既出還入殊係廉恥況
國倹不得不示之以禮小過時義當然函丈之喜竟
未副此恨豈下於買　聖主早晚說及願從吾兄謝
罪也竊覌今日形勢請議為容異論為主必須疾収
俊又聚在朝廷然後多者勝而異論自消正晦菴所
謂久病之人煖其氣海丹田則氣血聚於胸膈而耳
目手足利矣此分明必見效之訓也兄須力持此意
容轉事機至祝至祝千萬加護以副遠誠弟亦非長
亂倫者倘有難免之關則敢不復作妄動以佐下風

與俞武仲　　己丑六月

當初實有願忠之志冒昧請對以事義言之則似不待自請而苟冒妄發宜乎狼狽也其後引見之教出於 聖意則可以勉留登對政院強以後可則此見無狀已被厭薄矣豈可虛拘今日渡江雖近悻悻然疏中既已陳達則不敢違回以負誣罔之誅矣然回首終南涕泗交橫君臣情義是知出於天性而不可誠矣其次則不得奉諸兄周旋拯用惘惘而亦知諸兄之不能不介然也惟冀珍重

答俞武仲 庚寅五月

要窺衡湘只與尋常遠出一般未知得失如何不審

秋後体履稳勝免生疾病耶從此得專向上之事天意真不偶然矣由善靜叔禘到前後書不翅如隔世事未知不但已則此心當如何耳弟所患苦未寒憂惱又如毛不知何時脫苦海到岸耶見入洞學寺與醫相守時理舊書輒復茫然却又拋却而臨流一笑而已頓台書依頓

與俞武仲　庚寅閏月

居夷當已成趣聞今冬北地無雪天意或慮凍殺以此餉之也然每值勁風北來心腸若摧砭骨之苦何以堪支牢塞戶牖靜對聖賢書日有新得將不知年

毀之不足玉成之厚其亦至矣苐自令人心不平時
事將無所屆此則杞婦之憂終不可極也途中數書
一一奉讀無幾微見乎日講之熟矣而苐聞兄深以
二哥為念此人情之所難免然亦當有以排遣母太
惱思如何苐寒後病情尤痼將不保朝夕未知造物
姑留得此身以竢兄之生還否抑聞外間論議甚峻
或令踵兄遠去使嶺海不落莫否一切任之而已兄
去後嶺邪翻騰一上至造為批以成醜正之謀極令
人体栗豈所謂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者非耶只祝
加愛

與俞武仲

頃自魯廬袖傳惠札亦因其便拜覆想蒙登照否湖上秋殘遠想清興倍增抑或無潘郎鬢上之愁耶弟苦待秋清宿症少蘇今亦已矣固將與草凋落矣加以荆布之病日漸危苦一何厄會之荐耶嶺外既加以無君之律湖南又添以移國之罪未知此後復有何等文案也方此東裝俟譴病骨能耐得嶺海之氣耶恭兄頃遭慘慽不勝矜念虎食病攻猶為細事將何以善處也黄生為詠清誨遠征不獨為子巽之良苦也未涯奉際臨風悵然眡送尹女女也抱持大哭

而去豈見其父之難久而然耶因此病懷益悪不能一一統在此妙口角可此妙歸想有贈言拭目以待也

答俞武仲

得兄旬日書披讀慰豁頓失沉痾所在且審春暄靜履佳休忻慰並深弟自前月望間長在痛楚中迄茲餘症未除差劇無常不但其外之虎食也時事不欲聞吾儕生匪極樂死何甚惜病中虛彈屢警束裝衆粮以待的報今聞幾箇安危禍福盡托於一婦人而朝廷方且動色相賀云吾儕尚活眼看此事無寧一

死之尤安而屈子長年度世之願莫成有一道耶每從君瑯問樂不覺一笑吾儕從此共作閒人早晚小車欲作中間之會耳

與俞武仲

曾奉鷄山之約三眎力疾西行中道忽聞兄有過岑之行驚愕失措不能為懷此於賢業為有光顧在治朝極可傷惜想兄徒步就道西山之脚能無血乎寺橋病不能握別臨川貧不能贈驢區區此懷想兄默會之耳素患難行患難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淂力前途千萬加意慎飲食戒風土以副遠誠令到鎮

庄不忍獨遊鷄山仍伏林廬因衛奉候未知得免浮沉也行中書冊幾許熟着程朱文字以副玉成之意幸甚幸甚

荅俞武仲 壬辰

蒙拜回帖謹悉盛意韓巖意正又以見物我無間之心也何幸何幸第有一說不容不暴白以荅見愛之意也凡上梁有文刱於何代蒙未知其所倘然宜莫如朱夫子而夫子於同安經史之閣用意勤矣士君子言行得如朱夫子則亦可以止矣顧何害於從夫子作古乎況於古世又有可徵者晋獻文子成室張

老叟爲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焉豈非上探文之所源乎如
是而猶以非古則不敢聞命也况且以顓蒙缺 君子
謙德不得不云尒乎顧視一世不敢謂無其人然清
名直道爲士林推服者則此中諸人不敢求於他人
矣更乞毋甚退托終塞衆望如何此中造請之顚實
切而前帖西山之拒人甚力故不敢遽進也伏乞并
亮也蒙敎宲之當先者則此中諸人實共銘佩也此
叚所謂尊其人不若慕其道慕其道不若師其心者
也真可謂要言不煩矣

答俞武仲 丙申閏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即日暑潦尊候若何斯文不幸慎齋函丈竟啓手足慟貫五情莫可涯際孤哀出入其門墻殆三十年其温謙慎密之德雖不敢窺其彷彿而情義之深則實同山丘禍釁餘生無復依歸摧痛之懷何可言喻士林摧頹誰任扶掖之責竊恐尊兄從此有不得辭者而其於志不平也益復致意也言之至此尤覺涕隕痛哉痛哉殯斂之日既失相向之慟斬板之時亦當如何未知何時奉叙哀悃耶適因補並呈前號

答俞武仲 丁酉七月

朴生袖到崇帖洎別紙條示濯手莊讀感荷不可言敢不敷行成文晉罄罄憂乎即日餘暑蒸潦未委靜履如何小小末疾想今良已矣苐前日所患陡覺加重隔死如紙尚為緩言只可安如甘寢只是未得史奉顏範獨為難瞑者耳其凡行計已決行後其古難捫仔見江湖岩穴次苐難安幸苐身頗神明以病獨卧耳尺聞白江疏 批有至痛在心日暮途遠之教神往氣涌半死之身如上垂拱殿快讀苐二奏矣願兄益備其具進為時用千萬幸甚草野願忠之意

空自切切𢥞向驪江㴱其風矣

與俞武仲　丁酉九月

昔年此時爲覲扶衙歷拜高居黃花白酒甚蒙延款今日獨在山裡俛仰之間𥳑露摧殘已非昔時而老兄清標邈不可舉只增愴悵之思也晦翁說朋友運氣相關矧惟父子而兄家大哥乃闡大科豈兄才德自當需用而沈懷爵塞故發之於植槐之年也實亦運氣相關老兄從此亦將亨泰耶無任攢賀苐念後生出身不爲銛鋒則戎成繞指伏想兄家濡染素有本末但恐太怕岑外風目好笑苐夙疾漸加寢食俱

失四疏陳喻尚未蒙遂今則勢當以縣狀力請目茲
者竊有所懇曩丁禍故經歲未葬幸賴朋友宗族之
賜得遂反周之願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
其本者後世猶或知此意而抑恐久遠之後呵護之
不嚴薦饗之不謹以重區區不孝之罪故既為表碣
以倩當世君子之文筆以圖不朽又拔貧買田雖親
盡之後亦使世講一祭之禮創立精舍六七架覆之
以尾藏置祭呪簿書仍為齋沐俱備之所其規模
畫大槩略備矣惟是世弥遠則禮益不及禮或可及
而人心易怠此誠未知之何而第雖所不知何人既

有其身則豈有無父之人歟倘以今日之心為心則戒不墮今日辛勤僅就之規矣顧得兄一言以記刻置舍壁以示無倦幸兄哀矜而見副焉則子孫宗族並受不訾之賜矣已得魯老大字扁以橋山精舍蓋襄奉二親在於丙申三月而精舍成於是年七月敢效寒泉遺制常守於此而朔望歸奠几筵或罪以妄學聖賢之權制則不敢辭也雙請祖考及先考石本文字各納一通或擬其一二扱入於記中以示後昆亦不妨亦望復惠韻語一編俾入斯舍者惕然有感發懲刱之心則又幸之大者不勝區區祈懇之至雙

清祖考兄亦其孫甥也表陰詳之而今未及錄呈也曾於避會徽達畢裏而不敢索焉今當躬詣拜請而時義所礙不敢輕出敢附悉於尹妙之行並垂財恕

與俞武仲 丁酉

昨因官便覆呈鄙意早晩當得登徹矣弟疾病連仍憂苦兼之所欲為者尚未草定甚以為撓前教實符賤懷其餘切而急者幸復見諭也若復數數立文以患則尤為幸甚而不敢望也盖將用晦翁袁封之例別用一疏請於 上前開拆雖係搬突亦無礙難也更須精思以教幸蒙 聖上開納則是兄忠悃得行

無間於人與已也此朴生便甚的似無誑誤之慮故
敢請之俯答如未易雖宥之亦無妨也朴生淳謹可
嘉幸引在門墻俾供洒掃亦係成物之仁也

與俞武仲 戊戌元月

歲序已改戀德益深曾於鎮便裁書奠其轉達得免
喬沉否弟自有疝痛日就委薾強坐食時則頭痛隨
作誠非久長之候只得靜竢而已齋記蒙示潤色尤
切感幸謹拱手而以俟鐫誨之意前書亦略稟矣興
戎出好已付他門矣未知還有後世之子雲否可笑
可笑所可恨者因此忌言露得許多人造化美村則

幾於滿身青正好欹枕看可發一大笑也有小文字在魯衙仍請其奉禀於兄此無懷慶字可無扠司之律幸乞痛加斤正如何如何

答俞武伻 戊戌二月

家弟昔歸伏承手札兼傳口授多小慰感無已歲前書深恨登徹不早不得於奉晤時承教也其時盖緣吉甫善謔亦以謔相報耳寧有如兄所慮也亞丈云云曾是鄙書容說也身在閑地寧可非其大夫也因草兄戲言酬酢之際略有所云亞之所傳大失本意耳早晚竢面陳耳吉兄已歸否無乃恰取得退陶呵

呵詩聊書院便以諸生書往官司慮有閤阻爲之周旋如何

與俞武仲　戊戌六月

戀思日切曾因甑祔上覆書想蒙登照否安否如何弟閒遊中連有綸綍不得已爲忍死作行計中途顛仆則當上章退歸而蓋宗家在文義清州界近有祀事到彼因逶迤西向只以私從隨意止宿到雲擧所則氣力定知如何而從前諸兄有言只詡詡而已到此地頭誠有多少商量在未知將作如何去歲囊封一用明教所蒙顯施者只一二金久之兄弟密言所

施者甚多而外人不知云此則兄之利益多矣吏須
精思切要之道畫一以敎如何倩林官若巡使隨所
在搜之幸甚千萬都在默會

別紙

曾有所論五斗大同令日可行無㲀否其本須在郎
用而侈濫侵欺之弊朝家亦設防禁此甚可憂者晦
翁赴朝請問於李先生令日竊附於此義自尊嫂患
候令如何大哥已還朝耶

與俞武仲 戊戌十二月

兼官果愜所願喜幸喜幸前頭事欲如何大政自謂

無私心而不稱於心者甚多況公義乎不免力辭耳
今日事固當盡悴死而後已而不才強作則未死之
前國事先敗此不可不知也以此決欲自處矣兄曾
有自暴私悃之意因此剖判前路亦坦然矣

答俞武仲　戊戌十二月

方欲伻候而來書先至愧感交至弟竊略言　上聖
欲蠲湖西七邑之賦俾與湖南九邑均蒙大恵而廟
堂阻塞之非是且言徐某請接差員雖是格外而朝
廷終始落莫為不可之意矣安東之難便此亦聞之
春川之代亦甚不易可悶須善思以救之某家宗事

未知將如何

與俞武仲

李丈今如何郎見靜令書如此渠深恃令兄改其言如此矣其啓草果有害於適令欲令其删去未知如何兄亦一言以指其首鼠之翫幸甚朴振翰未知如何人耶可駭草洞兄又被罷擢責任漸重將何以報塞不勝相念也

答俞武仲

委書深感儒疏諸議如此固沒奈何然只以溫言告以体例似可矣若直斥之則足為人執言之地而為

吾之病矣况孟嘗猶受受釦之言彼之善不善何足
問也草兄訖無消息將未知去就與石甑異同否草
兄雖來若見群議如此則豈肎出死力以擔當于大
槩今日事惟以優容乎蕩爲心絶不可矯拂以爲剛
詳答以爲明也如何如何

答俞武仲

夜來爲况如何所示謹悉今日廷議雖有與鄙意不
合者此何敢與之相角耶然數日寐然則豈廷議亦
不以鄙見爲大悖耶若然則豈非朝廷之福耶天淂
疏尚未見茀以批辞不爲提出以答則元疏雖入其

事措語似不大段耶然吾儕相矣不知有天得事可
也一番人務欲放闊此事嘗窃苦之目盛蹶已成幸
望投示如何

答俞武仲

示諭謹悉賤疾苦未易問問不得已明日將復乞免
目布尺長短　聖意樂聞如此而諸公持之至此可
謂泄遝而望遠矣自古重斂之國豈必君臣皆自八
已耶雖軍國之用大重則民困矣在廷之人無非讀
書談義者而至於行處則乃反如此此後則難可以
輕徭之說進於　上前矣可歎

荅俞武仲

夜半伏承 聖批明發愴涕不能為懷也狀下才數日肆誌不甚無據然此後則不敢復辭而气骸亦當徐竢矣今日到處觸怒而適當擬事雖或不漏已足為奸人之藉口况前頭事極有難處者耶禍釁之來趾踵以俟矣然亦須任之矣只是目下左揆之入不無相坐之言阿峴之疏復有駭聽之言云心神驚悖不翅百尺之竿頭也廷議或云已息云未知如何

荅俞武仲

鄙便值駕方用欣然覆書隨至慰感無已賢良一路

當如教示須精加默啓以助聾瞽也最是金李之說

爻不雅談所謂旌旯輩壞事必此輩也兄須極力鋭

轉只攻此漢毋攻侍郎則此漢當耐彈如綿耳吉處

須緩頬使之少鎮浮議似甚得力處也永嘉此後當

用盛教然莫不有紛紜者否亦精思更示也兄亦呈

遆則講院事都從理會亦可問也然區區寸忱只為

國家謀不暇於私謀矣如何如何

答俞武仲

天得自是頤忠兄則真是影外謊事工部所謂無不

有者豈謂是耶極欲奉候而困於訟章未暇也蒙此

下狀感愧交至第聞腫疾非輕殊用驚慮　山陵事
默禱　祖宗垂佑無更迁就也鄙劄一番論議猶恨
其不痛切可想人情之所在矣金吾期於必遂今日
已上三疏矣　誌文狀本杳然不得已討聚纂麗初
草編作冊子姑先詳閱而以俟狀成爲計耳早晚草
定敢不先稟

答俞武仲

承慰草廬區畫似必可行然渠必欲歸奈何唯在兄
與同志協謀留之也李掌令果合西守第莫有竹林
之風耶　聖上極以此爲病此意深有所在也明日

當入政席可得小穩於直廬矣云云事若以如兄所慮則時事益無可為頁論賞來教似然然非在下者所敢低仰也此後事只在疏也如何如何

與俞武仲

病中心事一倍無聊未委兄履如何今日籌司有何論議草廬更無消息否春坊之見遺於館遴物論適不能平前頭都堂似是桑叔之一機關未知群議亦如何頁兄須察識諸議以相告示也此等紛紜是敢時事憂悶奈何受令書若使我為李伸辨於 筵中此令敏甚而其不思理勢乃如此可歎可歎

答俞武仲

覆書多感此事雖少所係不輕一則道理未安一則是非必起何故爲此不必爲之事欲爲安便而反致大不安便耶幸兄默商此意雖不能禁得他人自不爲此論則庶乎其可免矣即見閔李書如此人情大可見矣如此而猶爲此論則是自爲倀雖以不顧義理而巧於自謀者言之必不爲此矣如何如何閔李書還擲也書意或傳之右侍無妨

別紙

其疏得見之日當此正論消亡之日使彼得以氣豪

意健者竊恐僉兄不得辭其責矣愼令一敗塗地者豈不可監乎且其所謂借重質持等語似非偶然可謂寒心大槩比來　聖德日新而只是事談姻家則顯有左右之意今日所以憂彼者極是未安此病根不除則決無可為之望矣方當共推血誠汲汲以救之可也弟慮諸賢之愛君不如愛儕流也如何如何

答俞武仲

昨覆慰謝李丈所患今則如何深慮深慮昨書兄未能默會耶矯邉齮齕漸廣造言漸煩紛紜者無時可已苦苦昨聞剛學之告有為云如其果然則弟甚不

安亦不敢出矣未知如何如其未然則　聖上別有問疾之舉有勸出之意不勝皇縮將力疾出仕矣未知如何幸商教也今日人家子弟鮮或慎言以致浮議流行未必其父兄之意也極可歎也此意誠切痛傷於中也昨聞布尺左揆無變通意云可歎

答俞武仲　己亥

今日事泄皆不可為故每入前席未嘗不竭誠啓沃而只恨相助者絕無此亦將休矣希事進啓則　上以為後復擬望云賊臣以為與其更擬昌若仍前成命云云則即快許之可喜可幸持叔啓曰　聖上以

宋某言於某特用廣大之典而只局於書筵不得使
展其蘊云云賤臣又進曰臣待罪政曺不得隨才注
擬此則臣之罪也發落殊多溫言奏訖蹶依頒隨從
還納目

尤菴先生後集卷五

書

答俞武仲 己亥

頃書深感無異奉對切欲相就而猶以職名未可可恨儒䟽十分費力僅得停止而餘論相關可歎荒政之急誠如來教弟意以為京倉之積尚多而有司拘懾於下吏不敢向校必須先考此等略計國用而大減民役是為急務而人微不見信奈何奈何且聞虞長清慎有餘而剛明不足日被侵欺故日就板蕩而又兼救荒之任甚有物議而渠猶不能自處此甚可

慮云云矣所諭一說未知何事也極願卒聞之目幸密示使得奉以周旋千萬之望某令辭色無甚形迹此則兄與吉之力然亦無協同意此恐終是妄言世德之致也吉兄嘗言攻其父而友其子無是理也真格言也　聖候再膿後須向差自昨煩熱又作憂悶奈何

與俞武仲

昨日疏草可蒙投示耶兄事極可愍念以海尓得脫似是穩便道理未知如何草廬書送呈今日天理晦塞昨日銀臺又加一層始為之不得已而卒至於蕩

然此何世道耶入鮑肆不聞極為士友惧焉　聖批以為公議者於賊臣極為惶恐似當自効待罪而似欲與時論相角者故姑不敢冒且有一事僉兄憂弟於誌文而以為非但一身事彼灣上未知如何此可保不為象孫耶自弟言之極知有嫌而心有此慮不敢有隱於兄且從前布赤之言必流播幸思其大不便也草廬書還送如何

荅俞武仲

昨於馬上獲奉恵書不得拜覆殊以為恨再昨之疏無他說話只言私義不便而已盖有同氣之督則今

日自同平人心有所不安故畧引此云云矣若詢政院諸公則可知其不足爲慮矣昨日政事物議以爲如何今日事不得循常故不得　如是矣須以所聞及高見諄教之幸甚幸甚兄何日出肅耶切欲奉議凡百此處終日無客實爲穩便倘蒙臨訪何感何幸千萬企仰

與俞武仲　己丑春

時雨旣降而未洽亦未知外方之如何殷殷以憂耳兩欵卽當奉報而病憊未果㡡恨㡡恨其一盖以信川安岳民夫以公主奪田事來訴適有一長者來見

曰此為　當今痼病久矣不以䟽則不忠也䟽不聽
而不去則辱也二者無一可者也弟即赧謝沮氣不
得已將入小文字以去就爭之盖以此箇病根不去
則决無可為故也其一完相最於禮法堅守矣今日
忽入一說以為其家葬制非僭將不免力破其說將
費許多氣力矣弟宲有所患是乃夏月例病也以是
元欲必免而曹令呈告則心又不安矣今日夕間當
以小劄並陳信安事矣艶狀未知結末如何也草報
此亦不聞壽壽

與俞武仲　庚寅元月

歲序忽改伏惟並納洪禧賀無量弟奉老迎歲喜惧之餘自歎年衰學退永負初心也因尼廬伏見来教累紙奉讀累回盖至於紙毛而不釋也今日事勢不待智者而凜然寒心况兄高明豈勝畎畝之憂哉然天下無福使伯諄無福柰何柰何示諭欲作一冊子亦可見仁人之心矣今雖不用固無害於可用况天欲祚宋安知終不能當上心耶唯冀益竭心思使綱條燦然俾人人知如此必可以有濟不如此必至於顛沛則吾兄經濟手段不待身出而已行矣来書當轉示諸友也弟方待疏批當看批意更作如何去

就也

與俞武仲

李丈令如何念不能小弛也謚狀重違勤教妄僣草呈伏俟進退之命目明月賚廳欲觀今夜窺瞞爲進否茀未知布尺之議將如何也今日大諫來見極言鄙語之當許宰亦以爲然衆心如此而終不得將順聖意則豈非大可恨也耶春兄明日必有剳刭構前終無請留者則誠可恨也

答俞武仲

承書且見大哥備悉諄教慰感何極賤疾畧已明將

出肅矣君瑞事已聞物議矣大抵所樹立卓然後日寸朽自可置之是誠君子與人為善之義今雖未可遽適而終不可棄此意幸須罄欵於諸賢如何如何

與俞武仲 己亥

再昨復書照未昨政倉卒惝慌尤沒商量可歎洗之永嘉固好而前日政已擬玉堂郎位出示草本必欲變通則似紛紜矣吳柳竟去銀擬此與僚議普同而只即席曾欲擬閑漫之窠矣唯是驪徒極其揶揄以弟之不黜曺侍郎為大罪凡試思之道理如何道理果如此雖不可黜在我之道當適物議使渠知自處

之道矣未知如何初則書果有浮薄之失矣今則驕徒之浮薄又倍於彼矣大抵此漢不諒己分時勢只欲竭盡心力以報　主知令主意未衰而儕流先此壞了信乎命也兄須備悉此間實事於尼伻鎮浮薄之習而毋徒為彼輩所藉重如何如何

別紙

今日為驕紛紛者金泰叔實根本而李欄輩大言不慙若使金少戢則庶可止息矣兄可連臂周旋耶君美持叔亦為其所動云可歎

答俞武仲　己亥

昨自閤下準擬歷拜而日暮且雨竟違初心極恨極恨即奉垂札慰感何極希仲殊可訝弟自為此戢極欲與此友相議頻數相訊而亦不敢以通塞相煩矣渠之所答極其落落至曰將出驪江厥後聞之則十月及至月上澣連在京裡弟誦晦翁說曰老子命薄帶累得諸人此必大懲己丑事而至誠以避形迹也自是不敢通書矣然朋友之情何得如是自不禁其切切今曉冒以一書相問渠必忌惡之如戎不然則幸孰大焉今来物情大可見矣如答尼書須細報此間曲折也別紙幸回教之

別紙

鎭院云云誠有之矣當初弟聞之駭甚以書責之曰若於此丈如此並與我絶之可也渠即大悔即進其座謝罪仍陪宿請教某兄洞釋終夜叙舊別時主握手戒之曰自後雖有行言兩不相信可也云云厥後渠見弟曰幸以不屑之教得改前過何感如之自是更無他端矣然渠攻驪甚力與驪徒一一如讐而於湖場匿名之變渠不勝其憤有擔當摘發之舉戒之云君之道理只合杜門看書何必乃爾渠使唯唯想是因此而駘徒追拈舊事以爲攻陷之赤幟也前後

曲折不過如是矣今日驅徒収拾散亡吏為一鑒之許明若觀火矣其明於利害者則又徘徊觀望又或有陽擠陰助者而彼之鄭躅雖百金梘有難制得者矣槩聞其徒怨言則以弟為最甚草次之南宮次之而兄家又次之他日吾儕更無所税矣亦復奈何

答俞武仲

兩書深慰西原舊聞其清直之操朱絃有猶愧亟欲置之言地而論議若有差池故姑徐而又適有盤錯故姑使劉之然每值臺閣之窠未嘗不思今若遞歸碍以准期則當比之人之日恐於朝家甚不便兄須

宛轉其間使之姑勿遽決以待方伯之解惑如何方伯之所聞果必如來示而春長之說必是十分真的弟當於方伯處明保其不然也即令民事十分可念而其代千萬極難公私兩憂殊不淺少故有此云云

別紙 己亥

再昨與郎僚及貳席停當賢甥事一處略有辭色必欲處之宋下然無甚大段昨日有一處書來非僚以爲其祖本不善曾爲其處馬官貪虐不可悉記旣遞三月亦不離館必盡括驛物而歸此一贓吏也又歸時父子且載妖物家道醜敗極爲搢紳之辱其以賢

子孫不能喩之於道今於清遜合有財量且曰若非其表則尤不可理會云云弟極其驚訝亟以此微婉其辭議於諸僚則又有差池弟以為當為此公自覺無隅之誚而得擬其末矣其曲折甚多而大槩如是目兄試詳問示之則弟雖碎力當為周旋以有者為有無者為無俾不終顚蹶矣伯奮諸人思念如渴此等當待別薦齊整後有所議處目遲遲之議固當認之末世人心不能耐久此可慮耳近以希事見之其徒無非火急人徒累此友可惜可惜

答俞武仲 己丑

十二日聞兄遠謫即拜一書將因沛奉候濠兄忽傳兄初六書知已發行惘然之懷一倍增劇嘗謂李適之謫朱門有出涕者何至如此今日當看乃知人情之不能已也然朱書中所稱東坡帖亦甚洒然方以此慰此傷歎也我東文獻迄殊衰殺須於僻寂中梳洗得一件書冊以牖斯世亦是一事天意亦非偶然者矣幸乞勉旃毋為詩酒誤此可惜日也如弟昏情復嬰疾病前途事已可知孤負皇天隆裡之意只切惶恐耳辨証文字方欲搆出早晚當有就正之路耳自餘只祝加愛加愛

與俞武仲

昔吳士自兗以應少微只為千古笑兄獨何人暫時往來能應天星至此昭昭耶此說吾徵諸趙德粵矣抑於兄將降大任故姑以此示於兄與人耶此真可懼者兄行幾日出來耶若到林庄敢不即進以叙不見兄幾年而未得相訪於彼惠州真在天上矣慚頁慚頁千萬只祝行李佳安

答俞武仲

連拜患書慰賀無已　兩殿康寧憂悶昌極賤病每因不慎而痼明日當觀勢進退也安信非但為此事

其類甚多若不痛改決無有為之理故切欲極論而
未易啓達胷中甚勃勃也馴學狼狽深可念且吾儕
常習受其怨是真苦事也

與俞武仲

未委行李已抵体中佳適否弟曾患痢疟暫得蘇歇
困劣無比窃惧溘然於邸次也最是　聖候外人無
得以的知數日前復大濃汁出外餘復常之期今尚
杳然憂煎不可言朝廷氣象一味泄沓雖使孔明當
之亦無可為之勢矣奈何奈何日氣乍凉舊病已作
凜乎不可以久留徑先下去義有所不敢安者終宵

繞壁莫知其宜老兄幸有以見教也明兄以憲府論尹不能無形迹之嫌已出江上方在去留之間矣邸主人終不得其人踽踽乎尤無聊賴也前日以成言俯規之說始謂泛泛行言可付一笑不料因此漸成形迹極可憂歎外城禮訟弟意一如草說矣

與俞武仲

皋蘭之會撫事增喟暑潦兄履崇毖弟誤恩尚未全削已上三疏倘蒙盡行降奪真拙者之幸也雖或不然麋㢉之姿依舊不失化工之兩界付真不偶然耳只是初批責以分義再疏畧以晦翁說發明仕止去

就無比分義矣莚中　聖教乃謂某無乃有所未安
於予耶聞来震慴無措令番所上蓋以再陳前意並
申濫貿之請耳蓋再疏義有明據而辭欠婉轉致煩
睿教蓋其氣質之偏隨事發用古所謂變化者用得
何等工夫耶可勝悼歎来覩扶御已數日始謂當進
門屛做數日之款遽以事東歸人事乖張乃如是耶
潦霽凉生庶須鴈門之騎惟是渴企然仄聞　令弟
為兄徧詢日者皆謂避月當蒙霈恩若然則後會亦
不可期矣然彼謂兄困踣可憐而如是憧憧耶抑人
情之不能已者耶絶可笑也望兄出塲可喜險途中

順境尤不易事也

與俞武仲 癸巳

自兄之歸戀思尤切曾於荊江函受兩三人小舟約與黃生流下款進自春阻夏病故頻仍許遂差池去秋理些為遠訪之約者非誣則妄也卽日暑熱靜裡起居沖裕見着何書想日有趣恨阻清誨也弟蔵水無他忠原幾得出場從此安意丘壑庶不為朋友之羞也前教欲令再章耶此中由善兄竟作古人遺蹤盡忠正席中堂安然而逝正終如此兄者古今有幾人哉此兄之去此中極蕭索古人不由西州門者良

以此也詠兄説及不覺增湧時氣不佳千萬加重

答俞武仲

宿約久不諧致勤兩書仍審早療靜履增勝此則慰幸此與諸友共議並進事故相牽迄玆迁就兄固默諒而名園緑竹終豈無語耶家仲得寧扶餘私情之迫計將冒法將毋期在来望間此時則兄雖以稽約執筆而拒之亦當進謝前慢也令亂魁解早年詩句已動江關茀未知才命不學大府之相乖否也呵呵

答俞武仲

一陽已復君子省己之功對時日進瞻仰日常切也

旋拜扶蕪䘵到手書如奉譚晤喜豁何可勝言遠想凍雪封山松竹尤奇董大師知己相守講討世間全樂誰與敵哉極令人歆羨弟以老人有鄉土之戀也月初將入沃峽湯劑之暇人事稀少可以看書只進室礙處無與商量時自憤排日和陶篇每諷詠不耐心融每欲續貂未得原詩迄未能也幸可謄示耶家兄歸意不可禦此後傳信無階尤用悵歎明泰二兄皆安彼二家今年不落莫亦是異也天氣甚寒千萬保練

答俞武仲 戊戌

比来静履益珎妹婿李士悟病卧經年竟以再昨化
去善良淳質世豈復有斯人哉痛哭痛哭為喪家求
忝有郡内書太守與此家甚相親如彼闕阻幸為周
旋如何尹甥昨致恵札慰感無已教意深荷愛念第
非愛一動只是既進欲效明見則無才效伐則非習
性欲如吉甫掉航則力量又不足只此便自難處未
知如何則可幸望更敎也

答俞武仲

營便傳到鄙書耶留滯旅舍日俟来報即因𥚃中伏
承手書並韻語奉讀再三何翅班寒而濯清也感戢

感哉此上畏　嚴旨下迫諸責容易出脚已成狼狽之形未知既入之後復有許多物事也所蒙誨意懇惻丁寧令人感涕敢不銘心在骨毋或少孤耶幸亦以謦劾於趙友如何如何二不足之戒亦當服膺但鄙性梢急見人無禮於吾　君者則竊恐忍不得也浙東之諭誠亦切實但不易誠心愛物者奈何奈何凡有所思幸乞逐一見教也草凡常時固為議論及今請教則又兩唇不開豈以子陵之足猶為事也耶好笑

荅俞武仲

卿惟靜膩若序今日遯院縟儀已成否感念疇昔為之愴涕老兄特蒙 天恩命除講貤故有此矣兩世同案真是異事而 聖恩覆照之德極可欽仰比来喜憒匪為老兄也自闕庭以至閭巷逢人輒相賀未知何以得此於梁楚耳想不跌屣何日入城第九日得對論事之際語觸大臣方此引伏歸路漸開矣真成燕鴻矣大哥已未行未知可壽

答俞武仲

溽暑將退蟬聲益清緬懷德儀傾渴何量頃於禘中遠拜手翰撫玩恍覺如奉顏彩何喜何感弟菽水屢

絶根狀百出雖云吾儕固應如此然人子之情不能不傷歎也近又以尹女病患日夕憂煎苦事苦事兄歸計已決而頃淹數月想於高意不能快活然前定不疾無不如志兄豈立脚不住者耶行當理杖戒棹笑談於湘海之間也石湖禮難兄批甚精然看不能透挨面當啓發也妄使依頌答書幸望的致仍又索報如何千萬祈俔不敢盡伏惟兄照只祝加愛

與俞武仲

音問之疎誠如尊命弟則病殘窮困意思蹣跚自不暇及此兄亦以獨賢鞅掌如是亦無感也癤間移貳

銓部亦是衆言之一都會甚為兄憂之也比得流聞之一二比漢之危可謂百尺竿頭矣雖牢關固拒尚恐不免矣兄乃教以云云之説何如春兄則庶矣攜擬以去不亦宜乎天氣漸和惟望對時加重

答俞武仲

績拜垂翰一見當且餘矣兄行疾歸固已料之矣北七之示誠符鄙懷但鄙料則始欲到新院奉邀矣旣思則去林稍闊兄行若不欲仍作西旆則誠不便順矣然邀院亦非穩靜而弟以稜疾之身歷數邑關行亦甚不便七日欲由山間徑往孫雲以待之兄須稍

進一步如何如何聞草兄欲於廿六奉板與離錦若以此相報則亦宜有投宿之意矣所懇如戒難副幸卽還以見報無令病身虛動如何如何賤臣去就之計若是丁寧寧不知感鄙意亦無固必方與春兄商量且欲奉議於草美而爲之旨然旣進之後不使免其狼狽則德人譸張之怨難噤於鄙喙矣呵呵

與俞武仲

前書想蒙登照卽日春寒兄履若何弟兀兀度日苦無可言請川啚有安意豈順理者眞亦可忌耶歲前因錦里送四端木布顧兄周旋啚紙印惠錦板論語

二件今間物傳而書況可恨或能追今謀取耶前日妄論去就未知於高意如何與道消息只在自家自知而只執一端胡叫真是夜摸象耳而謂衆如箕者也可笑

與俞武仲

聖聽已回能有寀事耶憂念尚深賤疾雖無刺痛處寒熱往來如環無端寢食都廢以此元氣日耗藥無収效之望人且以托疾起謗不少文字不敢辭亦不得以時操筆未絶餘喘極以為撓病中以所聞竊自思量時事極可憂歎年少氣鋭之人雖有甚苦之時

然其所執則不害為正也雖不能奬而用之容而置之可也丫諫本来多口而其前後之言無有不直者矣今番之事則其言孟浪而人諉以衆流而歸之非但在渠甚寃歸之者甚不仁矣况其傳說来歷洪尉之青尉云安保其咬不成錦耶　則不足惜然人但知答渠而不悪做言陷人之人則似偏矣今日只有兄為人信服幸須参酌較量無彼此寃恨之心可也且聞在勘二武其說頗行指觸處皆不甲微此亦衆怒之所起也丫事極難極難聞有補外之議云未知渠求之歟

答俞武仲

承書慰賀賤疾今午特甚寒戰不自支即才少歇仲丈之疾何如是支雖耶兩司雖遮論議則大仲矣且一金萬基不翅泰山之一卯雖欲起閙得于戎者則尚以爲不足以當初兩司請出之啓有因赦二字之故極 缺 呶呶亦大甚矣此弟之所以苦口願兄之不入於其類耳一時利害甚小萬世論議可畏也

答俞武仲

示意謹悉 聖候彌留至此悶迫何喩鄙意如前書所達此恐無害於事義未知諸議以爲不可耶賤疾

一向沉綿意思昏荒凡干酬酢十九顛錯故切欲閉口勿言而人或有強來叩之者比日大悶不聊無過於此者尹鍼驚甚然訾兄而不訾 山陵則亦兄之所顛也聞仲丈尚病奉慮罔已

與俞武仲

伏聞僉履若何馳詳區區弟護行後再蒙 聖旨因嘗亟疾前進而疾勢難強故得穩便處則輒須逗留盖 聖教然也今午忽見晏老急傳所得咸令書令人身栗不知所措入京卞白固是事宜而旋思若速僉兄則疇與往復商證茲倩巡令亟報僉兄幸須詳

覽逐条攻破俾愚迷受用如何渴定癸甲觀時三錄
並借示幸幸又須得大全語類有所考証並須見借
如何如何如何尹批若不厭衆心則當仍此陳疏須引和
請而歸矣未知如何

荅俞武仲

兄書微婉伏之默會矣然今日蹤跡進步此地尚云
冒矣況敢過分水嶺耶子婦胎已掩坎今日後畢明
早便當南歸矣兄之所管賑事漸能就緒耶百萬生
靈不翅涸舡上矣奈何奈何天時向寒千萬加愛晚
節難保之戒試亦加之意也

與俞武仲

聖候靡寧憂煎何極兩勢似無已時不但咎徵可畏即今中外昏墊極可慮也弟三疏已上而彼之含蓄又不得發蓋究相之意極可顧耳兄之前後所受如昔年請要姑不論如近來春坊徽垣皆所備歷獨此敎胄之任有所拱辭恐未有說幸須拜命句管籌司頻奉大臣濟其可否如何弟揆以形迹義理必須遞職乃安於心故不顧傍人是非唯以必得爲期耳

答俞武仲 己亥春

書至甚慰吉甫父子書讀之爽然固知有此等說話

矣兄則務為圓熟而草洞務為妍美點一種人尚且阻當尚何言哉吉責固當甘受矣然吉之父子所聞則一由希徒此則不盡出於大公也希徒皆弟之不點曺侍郎而亟擢其所宗以此為循例此則甚不服也自大臣以下以希為樹其徒黨不有　君命而橫奪墓地極力阻塞曺侍郎持一小小底氣力何可奪咎而黜之耶今日事以弟碎力則可謂盡死而𠁊之而渠徒尚有不滿之心罵詈之言橫流迸出此則適為希累而已極可歎也支丈已出弟何敢不出永嘉左右侍郎之所擬謹當改之矣二沈事謹聞命矣

與李泰之 惟泰 乙巳十一月

今日自山出來有 嚴召之旨燕使進言兄所受想不異矣不就則已料而言不言何居欲聞之耳至日有祀事于益衛旬間欲向彼仍留穩靜山寺如去秋兄亦有意否示之

答李泰之 癸丑六月

久不相聞承此下書慰感無已輯覽敢不竭篤以承盛教第頁鄭例症今年則忒甚廢食委枕常如朝不及夕者以此精力何能理會此事哉拯以為撓耳前書猥陳所見矣今未承教殊用悚尺春兄之義誠如

来諭如弟者塡堅當不遠豈能久羨哉

答洪大而 俞箕戊戌八月小晦

承此回敎感戢何極前書不欲索言故使鄙意未白可歎此事旣不能防塞於初致有搜索之欲則其藏懷與否何足爲傾相之損乎台兄以非細事爲言非弟何敢知也然弟旣失實則引咎之章正所急急而弟聞領相方上劄子則似不敢經先搪突只得縮伏故明日書筵亦不敢赴矣凡百詳敎俾無大錯如何不信弟問於可信人之敎何其相外之甚耶從前自謂赤心相與今日不信台兄而更誰信耶毋謂弟不

信兄而怠於胥敎也

答洪大而

朝覆甚慰苐以無一毫私意見教苐雖無似何敢以此相疑哉此則不能無愧也頌台已與往復否似聞頌台必須自苐自列然後始可上劄云然則苐何嶄焉方治疏本午間當入矣始詳方變故敢此仰禀且欲知頌台所報於兄者如何敢煩更僕耳

答洪大而

忽此寒沍蔵六無聊台書入眼忻豁無已鄙劄盖同鄭丈不安而發鄭丈若出則苐何敢仍入昨日進上

說話此亦略聞弟以弊寓冷落至徹 天聰則大不
敢安矣況諸公縮手傍觀不為一言相助而只為區
區口腹地是以徒哺啜之人相助也不如早歸相忘
之為愈也呵呵聞思誠將入此則幸矣泰之三旺曰
聖教更陳以誠招致之意此後則台兄之責也吉甫
亦然也此數公既入則豈不愈於此漢之碌碌也

與洪大而

夜回台候如何此見呂事輾轉漸至不佳收殺之責
只在兄手未可以一劄備陳曲折以解 聖意否近
日 聖上舉措只此一事未厭群下之情兄若辨得

此事則公私之幸如何可言不勝憂慮之至敢布腹心

答洪大而

復書感戢當初非欲奬護少輩只為言路地也至於轉到今日事則亦豈兄之所知耶目令閔令再究朝士與儒生滿宇氣象不佳矣白玉事非欲兄之鮮脫也渠雖待命而無由上徹只欲兄循例入啓令上聞而有所發落耳不然則才經草土之人久處冷地所傷必多矣今日云云非直為趙兄可黙會也金汝亮等事苦無其人出於下策然二縣迎送而二縣則

甚使天下事難得十分全美矣君美有論啓之意此
後變通則必不如今日所得矣西幕僚令任完了後
西赴事甚便好何必更請留之此後絕無可人此亦
念慮處也同是國事各執一邊恐非通徹底道理也
如何如何所欲面論者甚多而未能可恨

答洪大而

承兄誚責不勝瞿然然不避謗議直遂淳愚者自是
弟之本色兄何歎惜為也春兄比日讓弟甚力全欲
浩然而歸豈肯與弟論議上下哉只是兄一辭已成
德讓之美必欲屢辭則毋乃太執耶弟觀虞庭則似

不如是如何如何餘詳渇間頁荊耳

答洪大而　戊戌臘月二十八日

書至慰喜荒策智短思䀫寧有别措料理耶統穀曾見湖伯狀啓欲優得以賑而廟議以運致之難阻搪渠則必思其策弟許之如何民間雖有將来還償之弊目前甚急豈可顧後日耶管仲猶云順民心如水況以堂堂　聖朝而每爲有司之論所拘可勝歎哉分甘之義感戢無已旅廚冷落自是常分而致念至此還增悚仄

與洪大而　己亥正月七日

再昨筵中台兄所啓出而聞之果愜衆心乎今日事
家怕紛紜也荒政曾以爲湖南九邑湖西七邑盡減
田稅與春秋大同而唯守宰月俸亦且減俸矣再昨
見註書小紙則筵中所減二斗者似指山郡而言也
昨見擧行條件則所謂二斗者專指災甚七邑而言
也何其前後相左也無乃弟知之不詳耶幸望詳示
如何

答洪大而 己亥二月一日

玆伏承垂慰感戢難容弟遭此緦服且有身恙憂苦
之滲未有甚於此時也錦台誠難其人兄意誰可責

書閔正郎新自鄉来尚未投刺此郎雖老忠朴可尚幸無以郎僚見待如何尚州中秋郎亦已謝恩而聞欲即歸殊可惜幸思留之之道如何此漢則形迹甚不安不暇為人謀矣

答洪大而 己亥二月三日

覆書深荷武兄只與迷弟略有所議豈於彼人未歸之前汲汲有為耶此等囂囂大敗人意可歎東萊病遞其代汝任甚合此都在兄周旋中矣此友着實解事亦甚剛明其不負所舉十全無疑矣如何如何申員外去夜来此同宿弟已苦留而不可得故欲賴兄

重耳

與洪大而　己亥二月十一日

夜来台履若何戀溯區區恩由又加此後事當如何天得踈專為李欄事此事甚細未知道理當如此否不勝慨然也丹城宰不署經下直寀由𨗳上受教盖以侍從事體當免也領台以是深以為未便屢致詰問且以為雖有侍從而未嘗行公則不可謂侍從云故考出丹宰曾為諮議赴謝𨗳歸日月呈納幸以此𨗳上於領台俾得釋然如何

答洪大而　庚子三月十八日

遂使垂翰如非至意何以及此感蔵難勝前事置之
勿復道可也唯是　聖候復常甘雨時下病者不翅
蘇矣群賢滿朝論議和平此外復何所望只是目下
飢民狼狽道路此不是小事弟憂寐之外叨此新命
雖復靡粉何報萬一賤疾況綿無計赴謝矯首象魏
但有涕泗冝兄家疾憂想已有喜完南延宰相繼奄
忽公私之慟久益深切萬令之逝尤是意外時運之
不幸乃如是耶弟習閑成懶知舊之書盈箱而不能
復令於台兄自不能已遣部門庭無乃有嫌耶作答
無嫌則不作亦可也兩可默會而已

答洪大而 庚子七夕後日

兒孫歸来遠承情札如奉眷眄慰瀉無已弟承悲愴
語此弟飽經之事讀来涕零江海事置之勿復道也
咸兄自訟之疏喜其從容令聞不費人氣力無詭自
絜豈惟朋儕宗朝著之光也兄每賜勤諭使弟還朝
誠何至意然如此累蹤適足以臭載故只以靜奉塵
剎要報佛恩耳春兄非久當進為時深喜而惜乎草
公之燕鴻也尺聞近日事不勝㦖憂欲因辭疏畧布
微腷弟未知語默之節如何耳今年農事又復不成
公私之憂曷有其極所惠二珎愛玩無斁無以為報

也小紙日前欲令兄知之而兒子以爲近於少辣終不徹聽而還之乃父之意則以爲有間不以相告終非物我無間之道今復胎納父子之意未知孰優也呵呵

答洪大而　辛丑四月二十五日

死者賢婦也腸摧心割誠不可堪忍加以小兒女滿前渠便推與病舅老姑而去宜可悪而哭之愈痛抑何也伏蒙台兄再賜慰問感鐫之至不知所喩目今天時人事亦可痛哭不知台兄又何以爲心

答洪大而　辛丑五月十四日

昨聞兄求對必為留二公之去矣今承早歸知其意不能留時事可歎然事勢至此雖留似無可為者矣不如使遂其志之為愈也弟為入文字再昨投出送郊蓋與病児相近則有所嫌碍也二公既去弟之前路可謂坦然矣呵呵

答洪大而　辛丑五月二十二日

誨諭謄複感荷何極鄙疏措語本不財擇只信筆寫去然所謂過中者未知指何語耶恨不得奉稟於其初耳弟之蹤跡如許不有 聖旨則豈敢徑進於闕下哉疏批之下動經三四日未知 聖意或以犯染

未久而遽進疏章為不當耶抑別有以予慄慄危桑日復一日也雖有不當　聖意容或矜宥不恍者固而或罪則無以自解也再疏之批又復引日則皇感益深矣不得已稍復引退以一疏自列矣近日始見三水或問一紙直以叛逆加之矣人臣得此惡名何以自立於世耶諸公猶非身自當之故或有相留之意百去江無十步一渡則猶可吐息矣

答洪大而

示諭勤勤感荷無已第他事無不蔑落而獨於鄙疏如是者必以拘忌而然矣深根徑進之妄也賤跡如

許豈可復爲遷留計耶秪俟今日明將渡江以一疏詳陳身負不道之名者不敢昌留之意而歸耳一日不翅如年彼价之過何可等待耶或云出謝則事易剖判此則非惟事體之所不敢亦於義理不安故不得已出此檀公之策固知增一罪耳且以私計言之悲苦之中旅食經月百病交作見者危之且以卜宅奠厝正不可緩此身奄忽於此則百事皆成狼狽只貽笑囮而已此等事思之爛熟矣然此外亦有善策切望垂教也弟則誠不知所出耳

答洪大而　辛丑十二月十四日

戀德之懷歲暮增深忽於大醫之行承拜手札如奉
謦晤感銘不可言只茲遣醫恩數殆非賤臣所堪當
者結草之外更無圖報之地耳方今大小事餘人袖
手旁觀而兄以一身擔當許多番遣逢境非適爾也
然夔夔存畏敬之心蕩蕩無顧念之意豈非兄之所
師法耶弟杜門養痾直是殘年之茶飯忽又以家間
染癘不無吹虀之戒昨移公州之境少離墳墓亦非
所樂今年一何厄會數日前自草兄傳到悳帖及曆一
角即以書曰家弟以輸摧謦之意靡兄則幾不免以
開落爲春秋矣大醫席未暇煖雖欲欵接無如之何

弟兄開牖之意則黙會知感感兄事拖引至此浩歎

浩歎今已結局否自餘戚改加重

答洪大而　壬寅四月二十六日

喪戚哀苦伏蒙十六日惠書並十筆謝戢方深鄉於同春禘知兄復秉遷衡為公不寐而為兄深憂也何以不寐朝廷庶可澄清而狼跋之餘復令望隆人遂巡而去則安得不深憂也只聞感台所苦非輕極以為念如我有加則人必以為鬱悒而然也以此尤欲其速愈也弟家禍不已數旬之內連遭重戚奔走經營殆無生意絶粮之諭甚荷爱念然略乞鄰衆雜以

皮葉甚易爲食視彼路邊餓殍不已多乎只是犬馬之性銷鑠不得每念 聖候靡寧全廢經席中宵仰屋無以自喻於心目天時已熱伏祝爲時加重以慰輿望

與趙仲初 復初 庚戌

令衛聞大科非無相賀之意而自變事以後益不敢與人通問以故闕然至此想兄有以諒之也今茲變禮呈文乃再從孫家事也事之難處一至於此若無自朝廷區處孰敢權衡於其間哉鄙意苦自貴書措辭入啓則自 列聖視此家咸異於諸宗班 聖上

似或令拔例許之矣數年前李都正挺漢亦有遣捨
立後之請而　聖上特許之此以異於他宗今此雖
與彼有間在　聖朝親親酬德之道則似不當放
倫理恩義之際無有所憾不勝幸甚今日賤迹固當
三緘度日而係是一家之事輒此破戒並乞雅恕也

答鄭晏叔　濩　丁酉四月二十日

伏承下書恭審感履平迪慰瀉無任且承去就從容
尤以為喜頑民貿賍地官而方伯挾助則不可一刻
淹也今日則無他端而只頑民欲遂之耳若是而決
去則適足而遂其欲而益長不美之習矣若有世道

之任者當戮其為首者斷不饒也令胤忽然告歸不勝悵悯之至藥清及席深感不已分給事當如戒渠輩何堪垂念耶炊婢令胤苦於隨行此亦然矣姑留之以觀其意粮則弟當周旋也語錄獲成刊役何幸何幸

答鄭晏叔 戊戌十二月二十三日

有人自南来言老兄歸計少遅方用喜幸卽伏承来札忻慰十分亞使時未相見而苐習聞其言則所謂任意云者指火田而非去就也若然則渠非侵侮老兄者矣所諭汪擬事史避者全無是事矣大抵欲歸

之意如水滔滔昨日大政已過今又冶疏乞免矣未知如何出場耳辱祿不安於心且無久許故不敢受兄若見助亦不敢辭但多則不安矣賢胤腫症向歇可喜洪君叔啓出六品昨政已擬工曹矣

與鄭晏叔　己亥三月五日

春序已暮伏問老兄政履佳勝否區區向溯靡日不勤弟病卧二旬再乞遞免而聖上私以問疾似有勸出之意故不敢終辭明間將力疾出仕欲於筵中懇請耳洪君叔曾拜宗簿簿未知果能上來否也聞粟兒日日啼飢無異賤不無悆念之幼老兄幸以衙

中餘俸付此朴公以哺之如何朴公亦貧一日粮為
望

答鄭晏叔　己亥臘月

兩書一並来到欣慰弟五疏之後更不敢瀆今日買
馬則明問當留一疏不待批下而將直出都門矣前
書享姪云云雖以謗下若干人亦不聞其為此說享
也何從而聞耶可怪可怪君叔當初進言之時氣象
甚好只是謗者自悖於理耳程夫子疏中亦有先皇
遺骨碎於巨石之說故弟每舉此以護君叔耳厥後
君叔之道則即當歛袵還歸不與世事可也而不聽

此漢忠告之言冒犯笑罵強顏之官似與當初所期
待者相左而老兄與弟亦甚無聊故前書略及之矣
若果脫然謝歸則何等灑落耶謗之者還為顏赤矣
老兄事非但無可辭之義辭此則將為難處之事幸
勿生他意也弟吏曺已請除朝辞徑赴幸甚精華敀
田吏請是許

答鄭晏叔　庚子二月初二日

上官後凡百如何邈不相聞戀鬱何極弟病日益侵
老去情懷尤覺不佳耳前日所諭一家事殊荷寵關
之及舊地誠不吉初得誠佳而家議不一則正當以

誠意諄諄待其感悟而為之則似無病敗耳若不幸而彼不能無言使外人竊議則大不便極願周思善處如何如何嶺表之葬少無所害蓋黨論始出於沈金而今者沈宗遍處嶺外丘壠成行但問地之吉凶而已此不須慮也兒子之削竟不解故令科遂停在渠則無非玉成之助而世道則可駭耳

答鄭晏叔　乙巳三月三日

自聞黃世楨云云頭如粘在頸上然不有國舅兄弟則此說亦無矣舉世希其意以我為奇禍耳黃未必有此說也祭文曾不留草故未副來教矣此間兒輩

欲見之須取之玉郎後便謄示如何

答鄭晏叔　乙巳十二月初八日

兄家形勢可謂尷尬矣然家廟只奉於奉祀者所在處正也所引朱子事非今日所據也蓋朱子喪母夫人葬于寒泉而仍居其精舍朔望則歸奠几筵蓋几筵在家故也三年內廬墓之時自爾如是矣朱子嘗自潭溪遷居考亭之時告于家廟而奉遷焉此何嘗常平時而異處也老兄家自松江大爺持札甚嚴卓然為士夫模範今若有違札者則非但識者議之任便自恣之家必曰某家尚如此以為籍重之資則非

小事也古人云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幸望審詧也孝考諫時禮訟也被兄索奉納有年矣幸從容搜還也朱子年譜昔年借於人又借得朱子實記愚厭其煩複決裂合為一冊而名以紀譜通編朱夫子始終無不該載矣今茲奉納幸賸出而還之金言老兄欲令兒子一來三陜此非難事但渠病難遠行可慮可慮金盛言嶺東之勝我若明年嫁衆女於人則切欲挈家居之而只以兄弟分離為難矣

答鄭晏叔　丙午十二月二日

栗谷譜附錄卷第一行標題曰附錄而張排則曰癸

文曰行狀曰碑銘曰墓誌其末七十張以下則復曰附錄而張數則自初至末通計之爲七十五此非書冊凡例須改張排之祭文行狀碑銘墓誌並作栗谷先生年譜附錄可也幸勿疑而改之且此卷末張標題附錄終之附字誤作後首末牴牾矣亦改以附字如何

與鄭晏叔　丁未八月二十四日

歲序已闌懷想益苦未委此時旅況如何近思漸得味趣耶程子說少時好學固可愛老而好學尤可愛豈兄之謂耶時烈以鄉里人多只寧一兒孫来處華

陽早晚看書而復以事故来初將西去此日足可惜也年譜曾以仰告其能捘示否此等緩或失機則悔不可追幸速圖之墨者尚在其外家耶聞持叔不安於朝若率歸中原淨處教督則甚善而何可望也兒子前月来歸以丘家事訖與則渠云以前得妻得妾皆不利只欲為魯男子獨居以卒世雖父不能強之見之愍然耳今玆省儉特甚兄以旅酸何以支遣相念雖深濡沫兩難奈何奈何只不失義是今日相勉者耳曾因龍潭便上覆書其免喬沉耶

荅鄭晏叔　戊申四月二十五日

慕用之心何嘗少弛只以病懶且不欲頻作日下書故閼然不相聞已累月矣忽於營祔承拜惠翰備悉縷縷所諭忻慰之私不可盡喻此漢去就何待言而知也紀綱人心雖可下手顧此無狀可以冒昧耶老兄之言可謂贅矣只久未蒙迹是極悶蹙不敢安者耳老兄既不免為貧祿仕則只宜保安諸孩隨分支遣而教課墨者最是急務也精華自遭喪禍精神都喪不能檢理比數月偷隙看過然只一冊而已今茲先送方連續勘訂當隨勘隨上也切有所懇也從姪基厚事屢陳於執事而不蒙印可渠雖不肖獲罪於

門下然在老兄寬亭之德未可寬恕耶世誼之深亦豈可不念耶幸望從此解釋前事待之如故如何如何以伯夷之清猶不念舊惡則此姪事奚啻小哉恃眷敢此想荷舒究目餘祝加愛

與申仲衍　碩齋

節迫閑関緬惟淨履起處增佑瞻溯日勤時烈病痢五箇月纔有生意而餘症尚苦盖氣血已耗醫藥不能奏效而然以此知精神既衰則雖看書稽古而無益於身心矣日前虗度光陰尤覺其可惜也竊聞老兄無異少年時節雖其稟賦之異常而亦豈非清心

寡欲之致耶不勝敬服之至西垌稿依受而来書以
病久稽修復悚歎悚歎

答申仲衍

老去情懐何日不相念也只以相去之遠未有盍簪
之期玆者令亂見訪仍拜下状如承顔範穏聽淸誨
慰尙不可言時烈濫蒙　聖上鴻恩得全腰領孰謂
人有憾於天地耶老兄屢蒙收召今日事豈如無撓
者書以送餘日也然亦無如倘来何也而人不知冷
暖亦干我何事也餘祝歲寒加重

答申仲衍

日者垂札適際積慕中如奉清誨甚慰下懷信后伏
惟動止增佑時烈意外猥蒙新命久未鐫改日夕憂
遑不翅臨谷而集木也已上丘度文字祗俟恩許耳
第此難進之義非敢擬於古人罪名極重疾病且痼
又自揣甚明今日雖甚之人其敢以此身加之於僚
案之上乎鄙意只如此老兄之云或未究悉於此耳
未有奉叙之期只冀清和多愛

與申仲衍

老炎靜須若序瞻仰日勤此病伏無聊兼且職名未
鐫憂懼度日耳吾儕死期將迫卒於無聞彼遽伯玉

是甚精神筋力自憐而已

答申仲衍

瞻仰中拜此惠帖慰荷何極仍審淨履崇毖尤以為喜時烈命道奇釁又抱老砥之悲老景心弱久不能排遣太上忘情豈此小寠所敢望哉邵子詩承諭慨然此不但君子小人之為蘭荊驗之身心天理常少而盲人欲常多而勝此甚可懼者而曰循泪沒已為歲暮人其排徊而不柰何極可憐悼若吾老兄讀書守玄真可免此極令人敬歎耳瀛洽風雅聞鏞伯已行歛劂方校訛舛云可幸

答申仲行

時烈頓首再拜言伏承哀覆書且逢賢胤槩審哀履支勝慰喜無任時烈病憊日甚自料在世無多而唯是誤恩太叨事體未安三疏懇乞異數愈加只自隕越罔措而已明甫兄赴召有日渠雖量而後入如舊之慮爲不淺矣然隨人冷煖難以彼進而此義少安耳通錄六冊曾付內弟家俾將袖達矣今聞猶未故更飭毋緩耳此書若或入梓則甚勝於諸家私稿而竊想愛之者殊少也

別紙

明廟之表退溪始論恭懿殿之服以嫂叔則誠誤
矣及以高峯說改爲母子則大倫正矣然論其服制
斷之以朞矣竊聞嶺人推尊退溪寧背程朱之說不
敢背退溪而於今日服制則棄退溪定論不啻若唾
洟至曰此不足據未知是何故也老兄如見彼中主
論之人試以此問之如有所荅還以見示也

與洪遠伯 重普 己酉三月十六日

政樞二府下人已不勝多而又益之以轎卒二人列
坐門外終日無事心甚不安事亦無謂台監見謂
上命不可違日遣二卒來遣來愈固而愈不敢留如

欲處此則須毋復遣來只待我請遣而遣之勿使長留門外如何如何又以為不可則依惠廳丘倩例别儲而各以某官丘倩云則是自貴書施行　上命而取用與否在我而已此似兩便矣聞惠廳丘倩積累十石云廳無去例之失而我無不安之意依此行之幸甚幸甚

與洪遠伯

仁祖朝主兵皆是勳戚自　聖考漸授外人今綾公又失兵柄而其姪復被重叅一番人情莫或恨於太偏耶若以綾亂陞補一營將則似好未知將有稟坐

耶其人未知才略之如何而試於國則審矣

答洪遠伯　庚戌七月八日

自聞大拜日有欣聳第緣病伏窮山死期日促未能
投書献啓以申賀儀則只有蔚紆之私而已不料匀
慈先辱以書存問生死感怍交騈不知所喩即日秋
序警立經綸之暇起處超勝蕢頌無已時烈今夏暑
兩危死者數矣尚今綿引殆非始慮所圖也未死之
前只願匀慈功成業茂俾此山澤之臞亦得以養稼
樹杞閒送餘年也况見示於人不若觀人之見示愚
將大開眼快覩也餘祝益加保重以慰具瞻

與李一鄉 廷羲

曾患寒疾幸向蘇境昨上引親之章今晚引見面諭感恩罔極而私情不自克終乞殘骸見方治任日勢若不至昏暮則欲出郊外耳曾聞兄有色憂心切驚慮而病蟄一隅竟闕憂問知頁知頁區區㒹厲何足為輕重而至煩兄意愧悚無已幽夫已出郊外自上引見金承宣使以私意面諭故還為入來矣然甚有嫌逼之勢為幽夫甚憂之耳

荅李一鄉

承示慰感此豈不欲承召趍入以陳餘藴哉夫人不

言言必妄發必傷於人有害於事不如歛蹤緘口之為愈也已以病辭俾雖欲如教末由也已

答李一卿　壬辰六月十四日

自兄服闋每欲奉問而病廢人事迄玆未能玆承垂問如得隔世音容慰感之餘還增愧恧誠孝純切百神森衛固知支勝之有道矣苐深傾嘗苐經年抱病嵬事日迫宗祠修身以俟而奈此筋力之難强何淨叔無愧人臣之義朋友與有榮矣苐其去所係不少蘧憂正自難勝不知經幄諸賢復如何也如苐適值收召以進退之義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愧忸耳明甫

分如文令創見而駭至入思量遂徹崇聽耳文令若果退歸山閒則不妨分半築室以處寒友也若煩官令則有晦翁夫子垂戒恐不敢犯也弟曾有一二事放過處蓋情義相通不至如兄之甚故倉猝苟處退思可愧且念第日者一脚出門謗議百車今又以此延及於兄何敢自安時一自笑耳卞孝所托依受前日所治此音全者頗蒙垂恵以鮮其寃明兄勸兄雪霜弟則免兄兩露何其相反耶呵呵

與李一卿

癸巳九月二十五日

舟艤之遊成乖不同而瞥然之頃兩成陳迹追思慨

然兄正以此時還朝極可相念唯不失士望則朋友與有光矣弟曾來沃鄉着先表之役玆不得諧進此後相逢寧可前期耶不勝悵然塵令挽如戒送納幸付傳也此事久欲休罷而於此令輒復破戒盖情勝於戒也前上龍安書已送否家兄從宦在京此封書幸爲傳擲也千萬只祝加愛加愛

與李一卿

清標杳然無覔處日者邂逅全上舍昆仲稍得近聞且伏審大夫人備膺康寧欣慰之誠不容名喻比日寒事忽戒伏惟侍外凡百益勝坦腹想亦紗絕弟今

年以親癠半年憂煎今自扶蘱奉歸東鄉此後相違
宿眷以倍殊非褱境之所樂也文叔之柩已入土中
否冥漠之中渠作如何意思耶時聞閔然但有疊憂
今日所相願者只是各保性命菽水粗遣耳劉者譎
者均有得失何處有款枕翁叢孙笑耶適忙草此入
伯憲袮未知得免洪喬否

答李一卿

戀頭永書慰謝可言近以侄兒親事殊撓心力若了
此事可得歇後境界矣今監職名如是固辭宲非愚
淺所撓也抑有曲折耶武仲墜擢宲恊人心何喜如

之此兄宗合今職午閻己與料理九百宗不可輕易
遷動矣幸毋爲此說如何如何春兄亦然萬一見遞
不幸甚矣今承示意切仰令監爲國之誠意也

答李一卿　己亥正月六日

新月將弦尚失一拜尋常戀想玆承下狀慰瀉無已
此漢疾病尋侵勉強行公顚仆不遠悶憐奈何祭酒
之任今世若有陽元宗胡翼之則令之辭避固也不
然則將屬之誰乎曹令欲待他關僚議如是於今有
何不安乎鮮于揖人聞曾是爲監矣規例當聞於老
吏爲詐

答李一卿 己亥閏月晦日

再承手札感慰如何今日諸生之守闕與否固所未知而陽先生之出道州期期知其不可也令監以我前書為戲今則為正言可乎伊川責韓持國曰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今當從伊川之說矣如何如何

答李一卿 己亥清和

恭承委翰慰感何極仍審疾患未已仰慮區區祭酒非但不似似無察任之暇方欲控免忽作鯨戰之鰕將無事於控免矣昨見曹疏不知為何等語今聞是指此漢誠莫知所以自處不得已將為退伏以竢公

論之定耳此雖無似稍知朝家事體何敢與臺論相
較哉

與李一卿　己亥六月十二日

聖意懇然特許微懇感激銜戢不知所言惟是追秩
之命尚爾在身不得已今將繼上文字矣追念　大
行大王特授銓衡而才諦識陋不能毫分稱塞末稍
又致人言以辱恩眷內自循省死不足續矣聞在引
避中昨見武仲書極以為慨然未知出場當如何耳

答李一卿　庚子二月一日

青門以來懸想倍切昨於稀中遠承忠札縷縷示意

無非見念之勤拜頌感極無以為喻即玆春寒侍奉
如何此漢既歸山裡宜有休適之趣而　聖意勤懇
雖不敢承而極不敢安燕且日下爻象因此醜物日
漸不佳云雖扶眼斷脛不足以謝諸人矣復來之教
固知高義之有在而亦有大段般數非面論不能悉
矣兒子遠去老父情懷亦甚作惡耳

答李一卿　庚子八月八日

曹卒至遠承患書慰感無已仍審侍履康迪又以為
喜狗馬之疾一味沉痼今玆新命冒死祈免之際當
費許多心神悶懼何極浦訐匯他只是此間闕食彼

有食可居則仍欲與兒子團聚矣聞彼中亦大侵若然則只將轉手講壑耳苐令監亦有此許則寧有早晩東阡北陌杖屨相從正自不惡只恐明時不許山林閒一學士也

答李一卿　己丙八月十一日

令監老境所處甚適恨不得膏車秣馬以從之則每誦晩節難之戒而歎仰於侍使也日者蒙賜問書如奉談晤慰不可言時烈一味病蟄但少閻羅王一使者耳今年一何厄會死了多少好人世道益可知矣痛歎痛歎相見無期秋清增珎

答李咸卿 癸巳二月八日

時烈白私門不幸從子基億遽爾夭折悲念酸苦不自堪忍前日伏蒙尊慈俯賜問札副以曆書鐫感在心訖玆馳義苐以貧病筍(?)話東西旅泊未遑人事久稽拜謝尋常自訟也即日尊慈夙夜之餘起居珎衛時烈衰禍如此誠無生意朝夕入地只宜含笑而只是國事未有所屆將无以報我 先王矣一念至此血不勝㧞也幼能既歸士類有恃甚舒捨緯之憂艸令吏入脩門出力扶將俾不顛沛正不能无望於諸執事也幼能不別書无由面許徒增哽塞

與李戚卿　己巳五月十八日

前袚如能多事之惱後受彌卿無端之困只中間月獜江瑤之贈甚無弊而有味諺所謂駱峯低南山高者真虛語也好笑好笑　聖上臨我南土愈疾而還後阜又有所載大監謂之如何也前此不敢答書有以也今既自行朝回至近桥故畧此仰申而適醉擕壺不覺肆口幸笑而火之至佳能彌不別書幸爲我謝之從此請作嵇康矣

答朴子以永健　辛丑正月二十八日

两歸一並承頌欣寫不可言信後動履如何馳溯區

區劣孫不堪相戀已遣人為津取訃大夫夙退之義可施於君而不可施於子孫矣好笑餘祝餘寒保練

答朴子以　甲辰六月二日

承書幸荷此以先墓石事歸到懷鄉已數月矣聞湖寓染起家累奔避而此病方劇未得往同其憂尤悶尤悶孫婦如示豈不好但國法至嚴如此伯執持尤堅尤不敢生意且醫家甚忌孕婦行役雖靡國法亦豈可容易耶除非冬間挖兒歸寧一旬而還則事甚便穩然似若操縱者然不勝未安也伊川室內不勝驚悼使其郎君不得相守永訣則此之罪也尤用悲

恨也未知李哀亦何以為心耶風波之定未有其期

而 天怒日加賤臣求死不得也抑亦敢露爻火人

肺肝益切未安耳簡紙珍謝

答朴子以　甲辰十二月二十七日

遠承問書慰荷無已此間日事覺酸痛溘然之外更無他顛也藥事委初識為孫兒輩冒寒之難也日後如何則真周陳死後事也日邊消息愈往愈可怕此身何故長如百尺竿上也亟欲上章自列而亦不敢忽忽如有亡者竊先獲語也今此歲儀遠及窮巷雖感亦不安耳餘新禧增茂

答朴子以　乙巳六月十七日

承審政履佳安慰喜無任此疵鮮之蹤不敢復出門戶曾自　行朝再有召旨不得不冒昧趍謝又承三諭之懇則又以追後上去為對盖始欲於還宮後一番問安而歸矣纔及近郊迫於疾作不免經歸昨者又蒙史官来宣　聖教復上族罪之章方此蟄伏俟譴矣盖此　聖主無疾萬事更始之時如此多罪之蹤安敢側迹於群彥之間耶卽聞大臣又請於榻前欲以輔養　元子之職敦勉云駭聽又甚矣冊筵孫謝不見兒輩久矣来月則欲還江寓庶可嗣音矣小

報呈納

答尹景任 衡聖

慕仰中丞此委書慰感無已朋儕一齊狼狽家此影外之影甚可笑也示諭足見詢蕘之盛心只此孤陋不敢擇於衆論之同異但此甚關廉隅崔令之言似是矣然拿推則必不免須不以此為懼且悔然後可以辨此此只在執事量處而已若自都監以不敢在城出郊待罪稟達則甚好而誰肯為之耶未知魚諫如何耶同病相憐而不能相為謀愧歎愧歎

與鄭相國 致和 癸丑九月九日

前月承召入京自在山中已聞大監譴就郊外此來
不但顏采之阻卽以事役自拘尚未得仟候但有卑情
日夕憧憧而已卽伏問霜寒體履康毖否忝判二哥
年前一二相見意其必至遠畐豈料其不淑遽至此
耶伏想自愛隆深悲悼何堪伯大監伏聞謝客已久
不敢詣門尤切耿耿時變種種未有如今日而物議
皆以此漢為誅首故事訖之後不敢少淹卽出郊外
以竢開 陵之日萬一梓宮有故則卽此身誅滅之
秋也以此賫息自閉不敢進候亦不敢終始昧然敢
此啓申想有以諒之也天時尚寒伏乞倍加保重以

慰瞻仰

答鄭相國 知和 丙辰正月二日

北去南來問札必至此意何以報也賤疾危苦效嚬東坡將首作棺次作墓雖欲復東復西復詠德音不可得耳新陽納慶起居增勝攢賀靡量蔗霜如得灵鎖叅藥旀荷不容喻

答鄭相國 丙辰寒食後日

公人項下陞翰卿修敬以授其人矣即於玄縣禘復詠下狀兼有禦疾諸種去夏有人贈以山谷詩云時宰欲殺之大監非時宰耶何其生之耶此中一殺字

每入於耳不爲都無事也

答鄭相國　辛酉九月二日

窮谷半死之物猥蒙記念有此問書仰認德義無以盡謝仍審凉秋體履神佑又甚慰慶也逖聞大亂爲畿輔按使善禳善謫之祝從此可休又一賀也聊助一噱

答李相國　沆

三親同氣只有寡妹一人前年又沒其子孫孱弱益甚傷惻而已玆者抱冤特甚將詣聞鼓院以死求伸雖極悶惜而在渠則義當如是不敢挽止也然渠亦

豈顧徒死而已蓋欲萬一籍手而歸以拜其祖先之墓也竊計此事似關秋部台監尚在該部耶設或已遞豈無容力之地耶是用指渠徑踵門屛幸乞招見詳問曲折事如不可雖執筆而駈出之少無憾焉如其義也而猶且不為之所則于公之門徒自高大而已吏乞舒究千萬千萬然此漢今日蹤跡豈合與人書札有所干囑哉雖迫於私情破戒而冒為自外人觀之則罪戾不少矣幸望台監默會而加愍焉勿使有痕迹如何如何非台監則雖有大於此者其敢開喙而言耶並此諒察幸甚幸甚此紙卽丙

答洪子晦 履亮 癸丑

執事之人以為此漢其罪雖大其心可畏衆棄之中獨垂撫存感戢之餘還增悚息也仍審觧脫職名將賦遂初快適則可想而不免為明時憮然耳時烈大病三冬幾死數矣餘喘逢春生意索然只俟歸盡之日亦餘祝養德山樊以須時用

答洪子晦 癸丑

此來彼去直所謂如相避者蓋還鄉五年親舊之凋零殆盡存者又奔屛四出羈雌驚顧益無樂乎京裡兼且祗事之後釁孽之蹤不敢仍為淹滞計既出西

郊墓下令日轉至 寧陵之外瞻依松栢以俟開壙
之日只疾病漸苦一日不翅如年耳伏蒙耑書下存
感戢之懷不容名謝未涯永誨霜寒保重

答李子重 堂 辛丑二月七日

曾聞一麾之南甚爲清朝愛惜亟以書問諸韓生豈
或求之歟兒子來言猥蒙臨顧雖使其父荷此雀羅
之門猶不勝其感幸況渠何以堪此尋常銘佩於心
矣玆拜遠惠書恭審春寒政履佳安慰慰謝不容喻時
烈去冬大病人謂必死今雖少愈尚在人鬼間

答李舜卿 東稷 己亥十月二十六日

偶有數三親友憎我庭皆昨者委來蹧破而已尊容
強名滿座非實左右於是乎善戲矣親事彼此情頗
既不參差幸甚幸甚少違固無妨備不備非所論也
有所謂自然者存矣明將忍死出肅如得片暇歷拜
計也